

日俄戰爭記

華歷甲辰正月廿一日付印
同 二月初一日發行



大洋三角五分

編譯者

善化王國憲

湘潭李儼

編輯所兼

湖南編譯社
日本東京

發行所兼

東大陸圖書譯印局
上海新開新馬路昌審里

特認發行所

南昌普益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凡例

一 日俄戰爭記爲日本軍事界臨時增刊以日人驟勝而驕其飛揚蹈厲之氣自不能免今譯者一依原文惟在讀者自辨之耳

一 第一卷原書乃陽歷二月十三日發行此種書自以先觀爲快譯者以貪於出版之速其中詞句有未盡修飾處以後陸續譯印即須旁採他書棄蕪擇精

一 原書插畫甚多今第一卷不及印出以後即補行插入

發刊詞〔原〕

東亞一地。突起震天動地之大活劇。血海肉山。迫在瞬息。風雲慘澹。鬼神爲愁。此千載一遇之時機。吾五千萬同胞。出死力以維持國家之一大時機也。時乎不再來。失此將安求耶。夫俄國之暴戾也。席強大之勢。逞谿壑之欲。譎詐百端。日相恫喝。甲午之役。我國戰勝支那。俄出而還。遼東當時我國民腦界中觸此惡感情。未能出於一戰。義憤之士。多割腹不欲自生。乃俄釀愈張。橫奪旅順大連灣。侮蔑我國勢。乘北清之變。佔領滿洲全土。狂暴日逞。勢不可遏。駸駸乎以壓迫於朝鮮。夫朝鮮與日本有直接之關係。朝鮮亡於俄。日本必不國。此非獨我五千萬同胞所共曉。抑亦世界各國所公認也。初我國忍耐持重。無危險之外交家。交涉一年。竟不得要領。而俄國不憚無協商之誠意。且武裝貌相。以取我屈伏。至是我國民之義憤。達於頂點。殆無不欲以千億萬年之國脈。孤注一擲。以奔山蹈海。葬身於水天雪窖之鄉。數齡貧兒。至泣求其母。典衣以助軍費。舉國皆爲感泣。故數十隻之艦。與數十萬之貔貅。一呼皆振。全國奮然。嗚呼。何其壯也。雖然。俄國者。世界之最強國。逞暴威。肆侵略。

民皆出於天性。不可侮之大勁敵也。戰爭之終局。一年之後。或且數年。今遽不能臆度。要之我國民。丁此時代。內之各安常業。益自奮勵。外之當思出征將士之苦勞。不敢自懈。蓋此戰爭。爲我國絕續黃種存滅空前大事之所關。而夢寐所不能忘者也。今編日俄戰爭記。戰地之狀況。敵國之情形。列邦之客論。以迄我國之義舉美譚。觀縷記載。巨細不遺。隨時發行。以快先觀。今得第一卷。嗚呼。我國民。此千載一遇之時機。吾五千萬同胞。出死力以維持國家之一大時機也。熱情痛切。請觀吾記。

日俄戰爭記目次

日俄戰爭記目次

日本外務大臣發表日俄交涉顛末

日本宣戰之詔勅

俄國宣戰之詔勅

內外電報（自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二月十一日止）

內外彙報

滿洲俄軍之配置

日俄海軍勢力比較表

俄艦之損失表

浦港歸客談

俄都新聞之時局觀

軍人遺族救護義會之概

俄國者人類之敵也

俄國之財源

北京通信

俄國備戰之情狀

談片

大隈伯之黃禍論

上原參謀長之談

俄國士官之滿洲拋棄論

富岡兵學校長之海戰談

平和與戰爭

井上伯之戰時經濟談

雜錄

滿洲之秘密地圖

山田淳子刀自之獻金

戰時之看護婦

賣國奴

日俄戰爭記目次

俄廷之現情

商工家之義舉

同盟國英國之艦隊

英國二軍艦之買入

軍資金獻納

日俄危局十年史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還遼以後朝鮮之日俄關係

第一 朝鮮改革之失敗

第二 十月八日之慘劇

日俄戰爭記

第一卷

善化王團憲
湘潭李儻編譯

日本外務大臣發表日俄交涉顛末

西歷二月八日外務大臣小村招新聞雜誌之社主及主筆於其官邸發表日俄交涉之顛末
爲之演說如左

今日者日俄之戰事急矣。吾國五千萬臣民不可不以非常之熱心與最後之決心以臨此強敵俄也。特其交涉之經過及衝突之理由。吾國民或者未詳悅者。敢爲諸君宣告焉。

第一政治上之理由。日本之於滿韓地方有一定之偉大關係。此世界各國之所公認者也。然其間日本之利害與俄國之利害而相衝突。實有不能對峙之勢。若不得一時機以調和此利害之衝突點。則將來輻輳支離。益募募而不得解。吾國之拭目以待相當之時機也。亦已久矣。昨年俄國違背前年與支那所締之條約。而不實行滿洲之撤兵。我政府常以爲利用此時以解決各種之問題。則日本與俄國利害關

係之衝突。或有可以調和之道。蓋日本之於朝鮮也。關係緊接。必欲維持其領土。以完全其獨立。而於政事上。商業上。兵事上。乃得行動之自由。故每以爲國家之死活問題。而注全力以保護之也。然朝鮮與滿洲。又有密接之關係。若俄併吞滿洲。則將直接以迫害朝鮮之獨立。日本所必不能承認者也。今俄據滿洲。爲根據地。竟以伸張勢力於朝鮮爲目的。此日本於滿洲關係所接之政事上之理由也。

第二商業上之理由。我國與清國條約上之權利。曾及於滿洲。若俄防碍我此條約上之權利。則日本商業必蒙莫大之損害。故要求不害此條約上之權利於俄。此我日本對於滿洲所主張之第二點也。

以此之故。與俄國爲友誼之交涉。以求解決之道。昨年七月。向俄政府開談判。就兩國利害之接觸點。以處分此問題。維持兩國間之親交。以保全東亞和平之局。披瀝希望。請求贊同。初俄政府對此協商之發議。亦欣然爲贊成之宣言。於是日本提出條件。致於俄政府。

一 日俄兩國相互協約。以扶持清韓兩國之獨立。及全領土。

二 日俄協約以維持各國在清韓之工商業，互得平等之利益。

三 俄國當承認日本在韓優越之利益，日本於滿洲之鐵道經營，亦承認俄國之特勢。然此實爲不害清韓之獨立及保全領土之範圍，乃爲保護各自之各種權利，特採取必要之處置，互爲協約事。

四 韓國之改革及善政，其助言助力，俄國當承認屬爲日本之專權。

五 今後若延長韓國鐵道於滿洲南部，以通東清鐵道山海關牛莊等線，俄國不得出而阻礙。

當時我政府爲交涉至重，希望俄國當局之妥議，以速求時局之解決。乃俄廷以種種之理由拒之。欲移談判所於東京，而日則固以求之聖彼德堡。彼此互爭，經久不決。至西歷八月十二日，俄改革極東行政，置極東總督，以亞列其塞夫尸其事。而委以外交上軍事上之全權。亞列其塞夫就任後，即以此問題詰問日本，求種種交涉之結果，不得已，遂移談判所於東京。同時更以日本之案，與俄國之案，並爲談判之基礎。附於條件之下。致之俄政府。乃俄故爲遷延，久不回答。再三督促，始於十月三

日得其對案。其趣意如左。

俄國拒絕維持清國之主權及領土。並在清各國工商業權利均等之約。滿洲全然在日本利益範圍外。望日本承認。關於朝鮮。惟承認日本商業上工業上之優越利權。然不得使用朝鮮領土。以達軍事上之目的。以朝鮮北部北緯三

十九度以北爲中立地。日本於朝鮮自由行動。有種種之限制。

俄國若無永遠佔領滿洲之意。何故不承認清國之主權。及保全領土事。俄數四聲明主義。還附滿洲前後如出一揆。而特不願以此約款。插入協商中。此大難解者也。吾日本於滿洲。不僅有商業上重大之利益。而益益發達。懷抱無窮之熱望。且韓國政治上之關係。尤爲緊要。全然置我於利益範圍外。此萬萬不能不拒絕者也。至於中立地段。但限於朝鮮。不能贊同。然爲防將來兩國衝突之危險。設置一中立地。其主義固無損傷。若以滿韓境界之兩側爲中心。於其南北各劃定五十啓羅米達之地域。則我日本所甚願也。

十月三十日。以我確定修正案。提出於俄政府。

俄國對此修正案。以種種之口實。希望遷延。久之。至十二月十一日。俄廷之回答始至。其大概如左。

滿洲之事。當措於此次協商之範圍外。凡關於滿洲者。不得爲何等盟約。其協商惟限於朝鮮。關於朝鮮者。當依俄國之原案。韓國領土。不得使用軍略上之目的。即中立地區。亦當遵俄主張。以相維持。

日俄交涉之開始也。即滿韓兩地爲日俄權利之交涉點。原欲以友誼之調處。一掃兩國衝突之原因。最初俄政府之表同情。亦以此問題爲兩國於滿韓極東之利害衝突問題。非但朝鮮問題可以解決者也。依俄國之回答。但能解決朝鮮而滿洲終無結局。實無以副維持東洋平和之目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即以此主義提議於俄政府。凡關於滿洲之事。促俄國之回答。維持以前之原案。且聲明俄劃中立地。及制限朝鮮領土軍器上使用之條項。日本萬無允理。

西歷今年一月六日。俄廷之回答至。其趣意大概如左。

滿洲之事，稍讓一步。凡日本及他國與支那訂約所獲之權利及特權，俄國不加妨害（但除居留地設定）朝鮮之中立及軍略上不得使用，當依原案。

右回答於滿洲領土之保全，毫不言及。則領土保全之主要，無確約之保證。雖交涉往還，不見有絲毫之價值。何也？條約之權利，與主權共為生存。若俄併吞滿洲，則各國與清國立約所享有之權利及特權，亦當同時消滅。故日本政府以俄國承認滿洲領土之保全為必要之點，且居留地設定之制限，與日清間締結追加通商航海條約，致相抵觸，當削除之。

一月十三日，政府堅持修正發最後之通牒於俄政府，以促其反省。

俄國對於此案，無從速回答之意。日本乃加以喜得伊督促之。然終不得要領。日本以友誼之精神，繼續談判，而俄於極東益整其軍備，侮蔑我邦。其果兩國平和協商與否，實屬可疑之問題。故時局一日遷延，則日本一日蒙害。然我國以維持平和之故，雖明知其不利，猶欲盡調和之手，以解決之。解決之不能，勢不得不出以戰爭。此世界各國公平判斷之所公認也。遲遲至於今日，時機日益迫切，實有一日

不能遷延之勢。故我政府深思熟慮。不得已而斷絕談判。取行動之自由。以對付之。昨年以來之日俄交涉顛末。蓋如是也。

日本宣戰之詔勅

保有天佑踐萬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國皇帝示忠實勇武之汝有衆。

朕今對茲俄國宣戰。朕之陸海軍宜極全力與俄交戰。朕之百僚有司宜各率職務。各應權能。努力達國家唯一之目的。期於國際條規之範圍內。盡一切之手段。無有遺算。

力求平和。敦篤友誼。以永持東洋之治安。不損傷各國之權利利益。確立將來可保安全之事件。朕夙以此爲國交之要義。且夕不敢違。朕有司亦能體朕意從事。與列國之關係。逐年益加親厚。今不幸至與俄國開釁。豈朕志哉。帝國之注重於韓國之保全也。非一日之故。此不僅因兩國累世之關係而已。韓國之存亡。實帝國安危之所繫也。然俄國不顧滿洲之明約及對於列國累次之宣言。依然占據滿洲。益圖鞏固。至欲併吞。若滿洲歸俄國之領。有則韓國之保全。無由支持。極東之平和。亦不可

望。故朕際此機。切望和平協議。恒久維持。使有司和議於俄國。雖其半年之久。使臣往還。俄國毫無屈讓。曠日持久。徒遷延時局之解決。陽唱導平和。陰增海陸之軍備。使我屈從。總之俄國自始至終。無一毫好愛平和之誠意。俄國既不容帝國之排議。韓國之安全。乃瀕危急。帝國之國利。將被侵迫。事既至此。帝國欲依平和之交涉。而獲將來之保障。今日不可不求之於旗鼓之間。朕倚賴汝有衆之忠實勇武。望速克復永遠之平和。以保全帝國之光榮。

俄國宣戰之詔勅

朕宣示左之事項於忠實之臣民

朕以維持朕所志之平和爲目的。曾盡力以鞏固東洋之靜謐。朕以此平和之目的。對於欲改訂關於韓國之事件。現存於兩帝國間之協約。日本政府之提議。與之同意。然日本政府於該問題商議未了之時。不待接朕政府最近之回答。即有與我國斷絕商議及外交關係之知照。

日本政府無此外交關係之斷絕。與軍事行動開始之豫告。使其水雷艇突然襲擊

朕在旅順口砲壘外面之艦隊。

朕接朕太守之報告。朕今決意以干戈應日本之挑戰。

朕以此決意。深祈上帝之救護。朕之臣民。皆以防護祖國之故。齊趨而從朕之命。無有所疑。

朕祈上帝之加護於朕之有名譽之海陸軍。



內外電報

俄國頑迷危機一變（一月二十九日倫敦發）

枯拉夫伊克新聞、昨日載聖彼德堡來電、斷言之曰、俄國之回答已妥、經俄帝之裁可、不送發於日政府、但以其內容、通知於日本栗野公使、栗野公使電達本國政府、本國政府通知各國、謂俄之回答、言辭雖慙、而日俄兩國維持清國及朝鮮之獨立條約案、爲所除去、若再插入、必大絕對、

俄國回答不滿足（同上）

依聖彼德堡之公表處、俄帝以日本督促滿韓交涉之回答案、大半明日發送、此回答之關於滿洲問題、仍不滿足、

俄軍向鴨綠江（同上）

據紐育報、俄軍三個沙伊伊利阿聯隊、本日自旅順口向鴨綠江、

浦港之日本人歸國（三十日浦港發）

浦鹽斯德之日本人百餘名、乘汽船須羅加號歸長崎、

清國之中立與日美之要求 (三十日北京發)

清國日內嚴正中立之準備、蓋日美兩國公使、要求奉天府開市之準備也、但俄兵不撤、係無可如何之事、

西伯利亞鐵道之商品輸送停止 (三十一日倫敦發)

西伯利亞鐵道之商品輸送、至二月二日停止、蓋專以此鐵道綫、爲軍隊軍需品之輸送、

俄軍向鴨綠江 (三十日北京發)

旅順口及青泥窪之俄兵六千、向鴨綠江進發、

袁總督之不平 (同上)

袁世凱練兵省及他事件、與中央政府意見不合、又軍機大臣、於對俄方鍼、不能一定、遂哀訴法國、居中調停、言辭之間、實形憤慨、

袁世凱之購鎗 (同上)

袁世凱與德商某洋行結約，購入毛瑟鎗二萬枝。

極東增派俄兵〔三十日芝罘發〕

俄兵一個師團，自本國輸送其先發隊，一個旅團，至貝加爾湖西岸，其軍用品及無數之車輛，亦自旅順輸送於貝加爾，此外二個師團之兵，自本國向滿洲派遣。

大連灣增築兵舍〔同上〕

青泥窪大連灣之間，建築八十四棟之兵舍。

朝鮮境上之俄兵〔同上〕

三四日前，三個聯隊之兵，自可利斯克進發朝鮮國境。

俄兵續出遼西〔三十日北京發〕

俄國新民，屯於附近，配置三百之騎兵，尙有續派之意。

在滿洲日本人之遷移〔三十一日天津發〕

滿洲一帶之在留人，多來於山海關。

嚴正中立之宣言〔三十日倫敦發〕

朝鮮政府對於列強爲嚴正中立之宣言、

俄國開戰之覺悟〔三十一日倫敦發〕

據聖彼德堡之電報、西伯利亞鐵道停止輸送商品、如開戰時、以克羅巴安基將軍充陸兵之指揮、

日本定製軍艦〔二月一日倫敦發〕

日本於威伊加斯、馬其須姆公司、並阿姆斯特倫公司、定製軍艦二隻、武裝完備、限期造成、各一萬六千四百噸、速力十九海里、較美國之最良軍艦、尤爲完全、

要求清國主權之保證文書〔同上〕

日本對於滿洲、於清國之主權、發保證之文書、俄對於他爭點、雖訂明同意、而無此保證之文書、即令如何讓步、決不滿足、談判破裂、斷不能爲平和之解決、

俄國之戰備急〔二日發倫敦〕

一月二十一日、俄國發布陸軍省令、豫備步兵、增大勢力、以強固浦鹽斯德之防備、故五萬軍隊、隨時著於同地、即極東之俄國豫備兵、近恐亦當調發、

哈爾濱新消息 (三日北京發)

俄國於哈爾濱、揚言保護鐵道、新設四門大砲、据同市之入口、又浦鹽斯德之背面、防禦工事、既已完成、毛皮類、薪炭類、可供軍需品者、俄官悉行買入、價值爲之騰貴、馬賊橫行、近來益加活動、白晝闖入俄人之商店、劫取貨物、滿載數十車輛、甚至引數門之野砲、襲擊俄營、掠奪軍需品及武器等、

滿洲之日本居留民 (同上)

自哈爾濱避難此地之日本居留民、約千餘人、時局迫切、各懷不安、先至該市警察署、倘危難之際、乞求該署長保護生命、護送奉天、後居留民悟俄國之保護、甚難依賴、多引歸同地、其餘之人、各以五十兩之贖金、準備食品、如不得已、即取道內蒙古、避難於山海關、張家口方面、又齊齊哈爾、三百海拉爾、二百之日本人、正在籌思避難之法、

遼右之俄國騎兵 (三日天津發)

俄國騎兵七十名、出發義州、馬玉崑之兵、有自北京之北部、出朝陽、義州方面之說、

俄國之戰備愈急

本月一日以來、達於日本外務省公報如左、

俄國軍隊、爲舍營於蓋平海城遼陽、其他兵舍建築、非常緊急、一日電

俄在遼陽、徵發一千以上之車輛、其中一百以至二百、向鳳凰城運送藥糧食、日
日出發、〔同上〕

牛莊以俄急於戰事、大有變相、有多數之支那人、準備逃走甚急、〔同上〕

俄國輸送軍隊於鴨綠江遼陽之軍隊、亦大活動、〔三日電〕

本月一日及二日、從來駐屯營口第十五聯隊之二個中隊、出發遼陽、自旅順口來、
第九聯隊之四個中隊、亦出發遼陽、〔同上〕

旅順口之俄國大軍艦、本月三日、自旅順口出發、但其運動之目的、不得明確、〔同

捕薩斯德之日本貿易事務官、受同日守備隊司令官之通告、謂俄國政府之命令、
以浦薩斯德爲合圍地、要求同地在留之日本人、準備自同港出發、若日本人希望
在留浦薩斯德、可命行至喀巴羅甫喀、〔同上〕

鴨綠江沿岸之增兵〔同上〕

浦鹽港既輸送五萬之兵，就此電報，隨聞鴨綠江沿岸，將大增遣。

俄國之戰備〔三日倫敦發〕

一月二十一日，俄國發布陸軍令，增加豫備步兵之數。

聖彼德堡之風說，五萬俄兵，近日已至浦鹽斯德，守備益加強固，極東俄國之豫備軍人，亦皆召集。

俄國主戰派之勝利〔同上〕

聖彼德堡主戰派，其勢甚張。

浦港艦隊之準備出戰〔同上〕

據聖彼德堡半官報，發表在浦鹽斯德之艦隊，嚴出發之準備，艦上之木材，已盡搬去。

英國外務大臣之演說〔三日倫敦發〕

英外務大臣藍斯唐氏，發表關於西藏之書類，約畧言及斯俾沙伯此次使節發遣

之真原因、政治上之目的、非軍事上之目的也、

又同大臣於帝國之各部、更密接聯絡、對於張伯倫氏之遠望、大表同情、不相隱蔽、政府亦承認實行之困難處、不主突進、守尋常謹慎之度、

俄國發送回答〔同上〕

據聖彼得堡通信員報、俄國最高顧問府決議、協同一致、發送回答案文於亞列其塞夫總督及羅華公使、其回答案文中、全不言及滿洲事、

美國迫俄撤兵〔同上〕

據華聖哈電報、美國關於清國之保全、主張俄國遵守條約、且有俄國何時撤兵之詰問、

滿洲軍兵之戰備〔五日天津發〕

滿洲俄兵、全爲戰時武裝、移動人員、亦爲戰時部隊、先月初旬、哥薩克兵六千南下、東清鐵道、不爲軍用外之運轉、滿洲內地、日本人恐難出歸、

日本之孤立與美德〔四日柏林發〕

俄國之讓步日本，多不滿足，美國與德國之對付極東，日本之於俄國，無論或爲協商，或爲反對，要不爲共同之運動。

俄國陸兵之活動（五日北京發）

自溝幫子入義州之俄兵八十騎，不來錦州，赴蒙古一帶地方，其他馬玉崑之兵，在朝陽附近，挾偵探之目的。

旅順口有運送船二艘，約乘俄兵二千，向鴨綠江，又有自旅順口青泥窪方面，經遼陽向鳳凰城之兵士，號稱一萬，在遼陽徵發馬車，及整飭旅館全體，以爲準備，海城新來俄兵三千，宿營城外。

韓京之危機（五日北京發）

俄兵六個中隊，自遼陽猛進於鴨綠江方面，又旅順之俄國全艦隊出發回港，不知其意之所在，右艦隊載俄兵，護衛運送船，來仁川入於京城，傳爲與韓廷豫結秘密契約，京仁間因此人心洶洶，俄國公使館與韓廷秘密往復，頗爲頻繁。

清國人之義勇團（同上）

當地之清國居留民、因急求自衛、組織五十人爲義勇團、

俄艦出發 (四日倫敦電)

俄國軍艦丕司拿比亞、運送船沙拿特夫及驅逐艦三隻、向極東出發、

俄國之滿洲行政規程 (五日北京發)

俄國於滿洲、關於地方行政、規定五條、提給奉天將軍、其要旨如左、

- (一) 俄國官吏、會同中國官吏、參與民政、
- (二) 土匪蜂起之際、中俄兩國、會同討伐、
- (三) 中國地方官之黜陟、須求俄國之承認、
- (四) 俄國官吏之俸、自俄政府支給、
- (五) 奉天將軍、於管內當任保護俄人之責、

以上規定五條、中俄兩國之中央政府、無何等之關係、提出此條、當在保衛局設置之時、增祺將軍、與俄人不能以口舌爭、過於強硬、恐誤大局、於是挂冠之念愈切、反覆電請辭任、

清國訓示中立〔同上〕

清國皇帝以關於中立事訓示各省總督巡撫、

俄痛詆美〔五日倫敦發〕

俄國之新聞紙、誹謗美國、稱美國煽動日本之行動、

回答不來〔同上〕

俄國對於日本之回答、一味延期、

回答與各種之風說〔同上〕

俄國對於日本之回答、昨已遞至亞列其塞夫總督、若總督贊同、即可廻送東京、

俄國於日本關於滿洲之要求、置之不議、

俄政府決心任日本如何、斷不讓步、

俄國準備進軍〔六日天發〕

遼陽俄國守備隊長、自遼陽至鳳凰間之道路、嚴命清國地方官吏、從速修繕、且加

強制、

嚴正中立之宣示〔同上〕

袁世凱臨開戰之際、守嚴正中立之旨、嚴命部下、宣示國際公法之規定、

俄國之妄言〔六日倫敦發〕

聖彼得堡普羅司加接待、主張俄國條約、不保證保全清國之領土、日俄之爭點、係關於滿洲、俄國即須宣言俄國之占領滿洲、其事實已經完成、

日本之決心與英國〔同上〕

日本博英國有力之同情、決心開戰、

新購艦之發出新加坡〔同上〕

日本軍艦吞日日進兩號、今朝自新加坡出航、

日俄兩國之對峙〔同上〕

一月二十九日以後、日俄相持不相下、言辭雖調和、而關於保全清國、俄國斷手拒絕日本之要求、此死活問題也、以外可爲若干之讓步、而日本要求此等條約、亦始終不變、

法字新聞之暴言〔六日北京發〕

去月法字新聞發刊以來、多忠告危激之言、以爲清國正在革命之時機、多方煽動革命黨、其中呼西太后爲娼妓、袁世凱爲刺客、清國外務部求所以譴責之、依賴法國公使麥約巴伊約、公使承諾、召其主筆達姆蘭詰問之、達姆蘭抗辯不下、公使呼憲兵命之退出、致起騷擾、公使竟禁止其新聞發行、

嚴守中立之準備〔同上〕

馬玉崑與袁總督之常備軍司令官義耳伊加、率部下出陣於山海關外及朝陽方面、以準備豫定中立、湖南洋式兵約二千、依時宜命之至京、對於各省督撫、爲萬一之準備、不可稍怠、

北京之人氣〔同上〕

本日午後、外務大臣小村與羅笙公使會見、報傳戰爭開始、目前甚迫、北京之人氣亦極昂然、

滿鹽居留民之歸國〔六日滿洲發〕

日本浦港居留民三千人、乘汽船歸國、義州之日本居留民、歸於當地、

俄兵荷車之至鳳凰城〔同上〕

據義州電報、俄兵百名、荷車百輛、自遼陽至鳳凰城、

英國送兵士彈藥於東洋〔六日倫敦發〕

英國汽船巴拉灣號、因對於支那艦隊、須運送多量之彈藥、並搭載百十名之水兵、及少數之步兵、出帆倫敦、

俄兵出沒熱河〔七日北京發〕

熱河都統、因近來俄兵之出沒、有居民洶洶之報、

牛莊領事之引歸〔七日天津發〕

瀨川牛莊領事、與居留民引歸、明後日當著當地、

密使赴旅順〔七日京城發〕

前駐俄公使館參書官郭光義、帶宮中之密旨而行、三日經芝罘、行於旅順、
韓廷危機迫切〔同上〕

駐日公使代理玄普運、以日俄危機迫迫之報、達於韓廷、官廷狼狽、不可言狀、王城之內、侍衛親衛之兩隊、嚴重巡邏、又俄法黨之有勢力、以負褒商爲首領、且韓皇最信賴之、親衛隊長吉永駿、數數對於皇帝、慫恿播遷於法國公使館、韓帝大爲感動、方向迷離、不知所出、

英國輸送兵員、〔八日上海發〕

英國官吏、於上海七十名之寫鳥次特森林聯隊兵、輸送於秦皇島、

俄國之曲言、〔七日柏林發〕

據聖彼德堡之報、俄國外務大臣拉姆斯特羅夫伯、發通告列國之回章、謂日本故與俄國破外交上之關係、

仁川之俄艦失自由、〔八日京城發〕

遊弋朝鮮沿岸、今日抵仁川港之船舶來報、韓海不見俄國軍艦之隻影、又在此港之俄國軍艦、全失行動之自由、該港之人氣頓昂、

曲言何效、〔八日倫敦發〕

二月六日、附俄國回文、謂日本召還聖彼得堡之日本公使、及公使館全員、東京之俄國公使、有不得不召還之勢、日本之政府、不待俄國回答、直爲外交關係之決裂、如許行動、破壞亞東全局、其責全負擔於日本、

結冰上之俄國鐵道〔同上〕

聖彼得堡忽發命令、謂現時運輸遲滯、今於冰結貝加爾湖上、從速布施鐵道、

內田公使之開戰通告〔八日北京發〕

本日午後、內田公使至外務部通告、謂日俄談判破裂、已向俄國發最後之通牒、

俄兵入京〔同上〕

昨夜俄國公使館、有俄兵五十名、自牛莊到來、

滿洲俄兵之情報〔同上〕

據自滿洲地方歸京美國公使館附武官普拉斯達大尉談及滿洲之俄兵、不見活動、唯旅順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之東部西伯利亞狙擊隊、來於遼陽、近日派遣至鳳凰城及鴨綠江、

清國之嚴守中立〔八日天津發〕

俄國日來、於山海關附近、募集人夫、及收買牛豚之類、袁世凱嚴命地方官、凡屬事上所川之物、決不可供給、

滿洲地方之日本居留民〔八日天津發〕

哈爾濱地方之日本居留民、向浦鹽斯德引歸、其他漸次歸於當地、

旅順大連之日本居留民〔同上〕

水野芝罘領事、昨夜赴旅順大連、引同地之日本居留民、歸於芝罘、

仁川之俄艦〔八日仁川發〕

俄國軍艦苛累茲、瓦里雅克二隻、今尙泊於仁川、

九鐵之多忙〔五日下關發〕

九州鐵道、昨夜來頗稱忙極、

浦港避難者歸〔同上〕

自浦港避難者、載英國汽船阿夫利濟號、明日歸門司、

日本仙臺市之雜沓〔五日仙臺發〕

本日午後、市中俄起混雜之狀、

日本千葉町之動搖〔五日千葉發〕

本日午後、東京急報、人心湧躍、

在外日人之引歸〔長崎發〕

俄船須羅加號、今朝自浦鹽搭載日人百餘名入港、本邦人出迎、美船阿斯普利齊號、去三十一日、向于浦鹽、因其結冰、翌日入港、乘三千人、昨五日直航敦賀、

韓國行汽船之中止〔同上〕

大阪商船會社汽船六隻、韓國之行中止、

日本神宮保護隊〔六日山田發〕

本日神宮保護隊、其一個中隊已調來、

俄艦偵察日軍〔六日竹島發〕

浦鹽之俄艦四隻、因襲擊日本軍隊之輸送、遊弋於元山海洋、

日本扣留俄國商船〔六日長崎發〕

已來長崎之俄船滿洲約利阿號（二千九百八十一噸千九百一一年建造）及今朝入港之須羅加號（二千四百五十二噸千九百一一年建造）本日扣留，其理由不甚詳明，大概因滿洲約利阿原為俄國商船，昨忽揭德國商船旗，須羅加公然樹俄國商船旗，此兩船之事實原為東清鐵道會社之客船，其為軍事上之偵察形蹟顯然，抑留時兩船交涉頻繁，其後得圓滿之結果，兩船不能出航。

俄船二隻被引〔七日佐世保發〕

本日正午十二小時，俄國東清鐵道汽船暖宜姆克顯二艘，自某處引致某處。

旅順方面之近況〔六日長崎發〕

旅順港內結冰二尺，水雷艇不能行動。

旅順口終夜忙極，從事防材設備，滿洲駐屯之俄兵，不過十八萬，內有三萬五千之騎兵。

俄艦之動靜〔同上〕

出迎船阿斯普利齊號、三十一日、雖著於浦鹽斯德、而無截水船、翌日漸可入港、昨五日向敦賀出港、同船便乘者日本三千人、一千人駐浦港、二千人歸內地、浦鹽斯德俄艦、於韓國沿岸、掩護俄兵之入韓、

軍人送別會〔七日八王子發〕

當地在鄉軍人二十八名出發、開送別會於萬林亭、

日本三好中將之仙臺行〔七日西京發〕

休職中之三好中將、前夜急行向於仙臺、

今朝日本四日市〔七日四日市發〕

營市今朝各戶、高揭國旗、送行人入軍、男女權躍異常、

俄船之出港〔七日長崎發〕

俄國商船須羅加號、積取材木、向旅順口行、又同艦船積收軍用炭五百噸、米五百袋、及他電信材料、向旅順口出港、

日本山東丸安抵釜山〔同上〕

日人以戰事緊急、途中恐多危險、甚爲注念、山東丸今朝安抵釜山、極幸、

東京千葉町之軍行 (七日千葉發)

本日千葉町、有四十餘名之壯丁出發、各戶高揭國旗、共奏樂隊、羣送至停車場、意氣皆甚激昂、

日本愛國婦人會之慰問委員 (七日佐世保發)

愛國婦人會慰問委員松平濱尾之兩夫人、昨朝訪三笠艦、面會東鄉司令長官、傳總裁之令旨、今朝當地出發、向於佐賀、

日本軍事救護會 (七日下午關發)

昨夜開軍事救護會、有遺族救護之協議、

船舶去來 (八日長崎發)

日本橫濱丸、上海之行中止、客及貨物、明日改乘德國船、

日本白芝罘引還之山東丸、不行於神戸、在當地候信、

東清鐵路汽船阿羅棍、今午後自青泥窪入港、途中不復返還、所載旅順大連之日

本人有三百餘名、

一 士官談〔同上〕

日本久在芝罘一海軍大尉、乘山東丸歸、其談曰、自一至七之砲臺下、未曾敷設水雷、自黃金山十三之砲臺至一之砲臺間、亦未敷設防材、其他水雷防材皆無、且俄國艦隊、現在之戰鬥艦七隻、皆在旅順、一等巡洋艦四隻、水雷艇十五隻、在浦鹽斯德外、無一等巡洋艦及水雷艇、其二等巡洋艦五隻、三等巡洋艦二隻之中、有二隻尙在仁川外、亦皆在旅順、炮艦十一隻、二在青泥窪、一在上海碇泊、餘亦在旅順、水雷敷設二艦、及驅逐艦二十五隻、均在旅順、在本地之艦隊、皆不帶水雷艇、旅順加濟夫炭凡十萬噸、日本炭凡十五萬噸、

青泥窪日本人引歸〔八日長崎發〕

俄國汽船阿羅棍號、有日本二百餘人、自青泥窪本日引歸當地、

東京徵兵雜沓〔八日發於各處〕

昨今兩日以來、東京徵兵、靜岡市、水戶市、山形市、人出入頗繁、市中雜沓、分居各民

家爭相招待、活氣洋溢、

俄國公使館附武官〔八日下關發〕

俄國公使館附武官、昨夜經此地向於長崎、

俄船之解放〔八日長崎發〕

抑留俄國汽船四隻、昨夜解放、

日本浦港居留民引歸〔八日敦賀發〕

今引歸浦鹽之大部分、義苛利斯克之全部、喀巴羅夫喀之一部、涂中雖獲安全、光景殊為悲慘、乘船者千五百人、

引歸當地之際、一時甚騷擾、今頗靜穩、甚勞川上事務官之苦心、姑羅巴特金着於哈爾濱、俄艦尙碇泊浦、士氣不振、全體光景沈靜、

日本居留民引歸 狀況〔八日 賀發〕

阿夫利齊、本自浦港搭載日本居留民歸抵當港、就中聞其狀況、謂浦鹽斯德、義苛利斯克、喀巴羅甫喀等之日本居留民、聞避難船來、皆準備束裝歸里、其攜帶不

便之品物、大抵爲無賴之俄人所掠奪、卽藏之皮包中、俄人與支那之無賴漢、亦亂入奪去、如櫛笄鐘表、及他貴重品（值或三四千圓）之品物、搜索無遺、俄人亂暴、殆靡不恨之、避難船雖出帆浦港、而屬於俄國軍務部之碎冰船、恐必與以不便、後幸得無恙、要之俄逞野蠻之獸性、舉動皆挾敵意、其自浦港歸者、大都恐慌至極者也、

第一醜業者（娼妓）全數五百餘人、初俄國軍務部言於日本事務官、請留置娼妓、供兵士水兵等之制御、以免非常之困難、情詞懇切、醜業者不顧而歸、第二亞媽（乳母）俄人備日、女人爲乳母者頗多、小兒呢如生母、恩愛情切、而各亞媽不屑棄其國籍、伍於敵人、揮淚而別、小兒哀號之聲、聞之黯然、第三整理鐘表店、洗濯店、鍛冶店、理髮店、及大工、日人在浦、生涯於此中者爲最多數、此等人歸國、俄人大不便利、然皆畏俄人野蠻、無敢留者、卽如洗濯店、平日爲俄國軍艦之應用、歸時不與以所存金錢、不得已空手逃歸、統浦港之日本居留民、未歸者祇百餘人、阿夫利齊號之前、乘三隻社外船歸者已不尠、

浦港所餘之百餘日本人、英船阿夫利齊號招集引歸、此船明日自此地出帆、避難

歸者、今夜泊於此地、或直就涂歸鄉、此地已設有避難救護所、收容避難人、或予以旅費。

浦港碇泊之軍艦及陸兵〔同上〕

浦港之俄國軍艦四隻、常積取石炭、吐烟爲拔錨狀、其實不動、先頃俄國軍艦內、一隻柳里克號、拔錨浦鹽、自涂中引返、如何情形、不得明晰、爾來軍艦之水夫等、對於日本居留民亂暴狼籍、較前更烈、

浦港現有俄國之守備兵數千名、數日內即有五千兵自內地來、

浦鹽港內之寒氣近甚、海面已結冰二三英尺、汽船等之窻、玻璃內外、厚冰相鎖、鼻涕爲凍、

俄人之暴狀〔八日敦實發〕

搭載浦鹽斯德方面之避難者、英國汽船阿夫利齊號、本日午前抵敦賀灣內、該船所載二千五百餘人、內自義苛利斯克、喀巴羅甫喀避難者七百餘人、其餘皆自浦港歸者也、此等避難者、携帶物甚少、恰如避火難之人、

報高橋事務官談話之大要、日俄問題逼迫以來、俄人之對於日本浦港居留民、反抗亂暴、擄變難數、大概俄人結託無賴支那人、亂入日人居宅、手碎戶窻玻璃等、強奪商品、涂土日人、因此負傷、其語言之慘暴、不堪卒述、俄警察對之、反生無窮之愉快、實有無政府民之慘狀、

日俄兩國軍艦之戰鬥（九日仁川會）

日本瓜生司令官率艦隊若干、引行水雷艇隊、或帶重要任務、昨八日午前九時、艦相銜入仁川港、仁川京城、昨日來歡呼之聲、湧於街市、光景頗盛、

仁川港自去月來、各國軍艦之出入頻繁、現日本艦隊入港時、已有英艦塔兒波特、美艦俾克斯巴兒克、法艦巴斯加兒、意艦耳兒巴、及俄艦瓦里雅克、苛累滋之二隻、碇泊、英艦及他國艦、轟轟禮炮相接、惟兩俄艦頗形狼狽之狀、遽欲出港、日艦阻礙之、同夜無事、列國軍艦、作港外之壯觀、各國居留民之視線、一集於日本艦隊、

本日午前九時半頃、轟然炮聲、達於陸上、因苛累滋先出港外、日本艦隊、佔最優勢、以炮火擊之、苛累滋艦體破壞、次瓦里雅克亦準備戰鬥、駛行出港、日艦隊以砲彈

擊之、乘員死傷不尠、

苛累滋以破壞太甚、不能浮之海上、人多數溺死、其上陸者、皆被俘虜、瓦里雅克發炮交戰數時、其艦體受無數之損傷、後逃於附近、船自放火、猛火相包、有不堪之慘狀、

此戰鬥自午前九小時半頃開始、至午後二小時終、日本艦隊、全無損傷、清韓兩國之民、聞此戰況、不勝快悅、

苛累滋受日艦砲擊、損傷過甚、行入港內沈沒、瓦里雅克自起火災後、亦入港內沈沒、

俄艦之乘員〔同上〕

瓦里雅克之乘員、總數四百五十人、內將校二十一人、苛累滋總員百人、內將校十二人、

俄艦滿洲爾烏兒之出港〔八日上海發〕

此港定泊俄艦滿洲爾烏兒、(排水量一千二百二十噸、速力十三海里)積取炭八

十噸、本日出港、

林公司謁見韓皇〔九日京城發〕

林公使參見韓皇帝、說明昨日來京城之行動、皇帝大信賴日本、

滿洲之電綫不通〔九日天津發〕

營口大石橋蓋平海城間之電綫、因馬賊破壞、旅順與俄京間之電報不通、

二月八日旅順港外大海戰

日本梨羽少將、統率朝日、三笠、初瀨、敷島、富士、八島、之六隻一等戰鬥艦、出羽少將統帶千歲、高砂、笠置、吉野、之四隻巡洋艦、三須少將統帶出雲、磐手、吾妻、八雲、淺間、常磐、等之諸裝甲巡洋艦、東鄉中將自率全艦隊十六艘、及水雷驅逐艇村雨、速鳥、白雲、朝潮等、及其他最多之水雷艇、去七日軸艙相銜、自佐世保拔錨、航渡仁川海洋時、分派別艦隊於仁川、以當瓦里雅克及苛累滋、餘直向旅順前進、俄國全艦隊、造戰鬥陣形於旅順砲臺庇護之下、水雷驅逐艇十數艘、進於前方五海里之洋、嚴戒日本艦隊向彼試取夜襲之策、八日夜十一小時、向敵艦大攻擊、相距波上六海

里、萬雷齊下、海波騰天數十丈、數刻後、俄陣大亂、狼狽失措、先炮彈酣戰時、日本水雷艇隊、潛行奮進於彈丸雨飛之間、猛著於旅順港口黃金山麓、以待俄艦狼狽之時機、後俄國戰艦二艘、懼水雷之奇襲背進、將遁入港內、見機甚敏、日艦籌之最熟、放保式魚形水雷、神速射其胸腹、此水雷命中俄之戰鬥艦二艘、立見沈沒、與此前後有俄裝甲巡洋艦一艘、亦爲日水雷艇所襲沈沒、二戰鬥艦相並閉塞港口之狹路、由來此港、平常通過、不能自由、故殘餘之俄國艦隊、自然不能入港、五里霧中、彷彿見之、

又九日午前頃、日本艦隊、整列黃金山下、以爲總攻擊、

仁川海戰之公報（十日仁川之司令長官瓜生發）

九日正午、俄國軍艦瓦里雅克及苛累滋出仁川港來、日本艦隊邀擊之於八尾島、以西炮戰三十五分之後、彼退却仁川港、午後四小時三十分、苛累滋爆發、其後瓦里雅克及俄國汽船等加離、皆破壞沈沒、

旅順大海戰（十日芝不發）

二月八日夜半、日本以十六隻成第一第二第三艦隊於旅順口外六海里之處、與俄艦砲火相交、其戰鬥艦二艘、巡洋艦一艘、同日午前四小時、因日本艦發射水雷、轟沈俄艦、未見損傷、故從事於最後之大攻擊、

旅順大海戰公報 (十二日司令官東鄉元帥軍名)

聯合艦隊、去六日自佐世保出發、豫定行動、八日正午、驅逐隊豫備攻敵於旅順、當時敵艦隊之大部隊、在旅順港外、惟於我驅逐隊之水雷者、雖少、然已見有波兒、達瓦型一艘、巡洋艦亞司可爾脫外二艘、我艦隊九日午前十小時、達於旅順口、自午後約四十分間、攻擊殘留敵艦隊於港外、

此攻擊之結果、不甚明瞭、敵損害不詳、士氣必大阻喪、

敵漸次逃走、港內、午後一時、戰鬥始休、

此攻擊於日艦損害輕小、不減分毫戰鬥力、

仁川方面遣派之戰況、瓜生司令官自有直接電報、

驅逐隊犯隊之砲火而攻擊之、其大部合於本隊艦隊、乘員各殿、下、皆安無事、

將卒從事戰鬥，狀況頗爲沈着，殆不異平生之演習。戰闕後，士氣益旺，而舉動愈見沉著。

今朝忽起風波，艦船間不相交通，不接各艦之詳告。



內外彙報

滿洲俄軍之配置按滿洲太郎西歷一月調查

(一) 旅順口 二萬零三百五十人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九聯隊〔二千人〕

第三旅團

第十同〔同〕

第十一同〔同〕

第十二同〔同〕

第廿五同〔同〕

第廿六同〔同〕

第廿七同〔海城〕

第廿八同〔遼陽〕

步兵

第七旅團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第三旅團以一個聯隊(第十一聯隊)留守他三個聯隊全部向遼東半島

沿海岸及鴨綠江岸出發、

騎兵

查巴伊加羅哥薩克之俾羅夫累德斯
基伊騎兵聯隊一個中隊(百五十人)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大隊之中二個中隊(六百人)
旅順口麥萊砲兵一個聯隊(二千四百人)

工兵

東部西伯利亞工兵大隊之第二天隊(一千人)
關東省工兵中隊一個中隊(五百人)

水雷隊

水雷布設中隊一個中隊(三百人)

(二)青泥窪 一、二千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十四聯隊(二千人)

(三)大連灣 四千四百人

步兵 第四旅團

同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十一聯隊(二千人)

第十五聯隊之四個中隊(一千人)

屬於此旅團者有他之二個聯隊為第五第十

四

騎兵

查巴伊加羅哥薩克之俾羅夫累德斯
基伊騎兵聯隊之四個中隊(六百人)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大隊之中一個中隊(二百人)
查巴伊加羅聯隊砲兵一個中隊(三百人)

水雷隊

水雷布設中隊(二百人)

(四)皮子窩 四百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十二
聯隊之一個中隊(二百五十人)

騎兵

查巴伊加羅哥薩克、佛羅夫累邁斯
伊軍兵聯隊之一個中隊(百五十人)

(五)安東縣 五百五十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十五
聯隊之一個中隊(二百五十人)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大隊之半
個中隊砲八門(百五十人)

騎兵

查巴伊加羅哥薩克之齊邁斯基
伊騎兵一個中隊(百五十人)

(六)鳳凰城 七百五十人

騎兵

查巴伊加羅哥薩克之齊邁斯基伊
騎兵聯隊三個中隊(四百五十人)

砲兵

查巴伊加羅騎砲兵一個
中隊砲八門(三百人)

日俄戰爭記

(七) 金州 七百五十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五
梯隊三中隊(七百五十人)

此地爲第五梯隊本部他三個梯隊駐屯營口二個中隊駐屯於山海關天津近山海關天津
之二個中隊引歸營口

(八) 營口(牛莊港) 一千二百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五
梯隊土個中隊(一千五十人)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大隊之半
個中隊砲四門(百五十人)

(九) 海城 一千百五十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二
十八梯隊四個中隊(一千人)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半個
中隊砲四門(百五十人)

(十) 遼陽 一千九百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十五梯隊(七百五十人)
第廿八梯隊(一千人)

砲兵

查巴伊加羅騎砲兵半個中隊砲四門(百五十人)

(十一) 奉天 五百五十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十五
聯隊之一個中隊〔二百五十人〕

砲兵

查巴伊加羅砲兵半
個中隊〔百五十人〕

騎兵

查巴伊加羅哥克之齊達斯基
伊騎兵一個中隊〔百五十人〕

(十二) 吉林 二千七百五十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
第十六中隊〔二千人〕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第一旅團第七中隊砲八門〔三百人〕
查巴伊加羅砲兵第二中隊砲十二門〔三百人〕

騎兵

阿姆巴斯基哥克之阿爾濱斯
基騎兵一個中隊〔百五十人〕

(十三) 寧古塔 一千二百五十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十
八聯隊二個中隊〔五百人〕

騎兵

阿姆巴斯基哥克之阿爾濱斯基
騎兵三個中隊〔四百五十人〕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大
隊一個中隊〔三百人〕

(十四) 哈爾濱 四千五百五十人

步兵 第三旅團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十七聯隊〔二千人〕

同 第拾八聯隊六個中隊〔一千五百人〕

屬於此旅團者有他之二個聯隊吉林之第十

六與齊齊哈爾之第二十

騎兵

阿姆兒斯基哥薩克之阿兒滾斯
基騎兵一個中隊〔百五十人〕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一個大
隊砲二十四門〔九百人〕

(十五) 齊齊哈爾 一千九百五十人

步兵

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二十
聯隊之六個中隊〔一千五百人〕

屬於此聯隊有他之二個中隊入於旅團

砲兵

東部西伯利亞砲兵第二旅團
第二個中隊砲八門〔三百人〕

騎兵

阿姆兒斯基哥薩克之阿兒滾斯
基騎兵一個中隊〔百五十人〕

(十六) 海拉爾 一千人

步兵

累兒漫斯克第三旅
備大隊〔一千人〕

此外有東清鐵道掩護隊五十五個中隊（二萬四千人）其最多駐屯之地方爲哈爾濱橫河道子公主嶺遼陽大石橋等，其他駐屯於鐵道綫路沿道之處（以上總計六萬九千五百人）又別有鐵道隊，成四大隊，分駐於哈爾濱橫道河子公主嶺遼陽各處。

日俄海軍勢力比較表

東洋之日俄海軍勢力比較，昨年滿洲問題緊迫以來，調查研究者數數矣，近日兩國艦隊增加實力，依最近之調查，記入比較表，兩國之主戰艦，固可以此認其標準，而水雷艇驅逐艦之勢力，亦可就而注意焉。

日本

艦種	艦名	排水噸數	速力	砲數	水雷艇	射擊	所在
戰艦	朝日	一五四	三一八	十二	尹	尹	十二
戰艦	初瀨	一五二	四〇	一四	尹	尹	二〇
戰艦	同	一五二	四〇	一四	尹	尹	二〇
戰艦	同	一五二	四〇	一四	尹	尹	二〇

同	三笠	一五三六二一八	六	四	一	四	二	〇	四
同	敷島	一五〇八八一八	五	四	一	四	二	〇	同
同	八島	一二五一七一八	五	四	一	〇	一	六	同
同	富士	一二六四九一九	二	四	一	〇	一	六	同
同	出雲	九九〇六二二	四	四	一	四	一	二	同
同	磐手	九九〇六二二	四	四	一	四	一	二	同
同	淺間	九八五五一八	四	四	一	四	一	二	同
同	霧峰	九八五五二二	四	四	一	四	一	二	同
同	吾妻	九四五六二〇	四	四	一	二	一	二	同
同	八雲	九八〇〇二〇	四	二	二	一	二	一	同
同	日進	七七〇〇二〇二分	二	二	一	四	一	二	同
同	春日	七七〇〇二〇二分	二	一	四	一	二	一	同
巡洋	笠置	四九七八二二分	二	一	〇	一	二	一	同

同	千歲	四八三六	二三二分一	二	二	一〇二二	四同
同	高砂	四二二七	二三二分一	二	一〇二二	四同	
同	吉野	四二二五	二三二分一	四	八	四同	
同	浪速	三七〇七	一八	八	八	四同	
同	高千穂	三九〇七	一八	八	八	四同	

俄國

艦種	艦名	排水噸數	速力	十二吋	十八吋	六吋	四吋	十二吋水雷發射管	所在
戰艦	伯累士威特	一二六七	四一八	四	二	二〇	五	五	旅順
同	波佛即達	一二六七	四一八	四	二	二〇	五	五	同
同	禾司拿彼亞	一二六七	四一八	四	二	二〇	五	五	斯爾滋 同航中
同	伯安羅巴烏羅司克	一〇九六	〇一六	八	四	二	二	六	旅順
同	波爾塔巴	一〇九六	〇一六	八	四	二	二	六	同

同	雖巴士特波羅	一〇九六〇	一七五	四	二一	六	同
同	累得威撤	一二九〇二	一八	四	一二	二〇	六
同	姐叻累威取	一二九一二	一八	四	一二	二〇	六
裝甲 巡洋	克倫波	一二三五九	二〇	四	一六	二四	浦
同	俄羅司	一二一九五	二〇	四	一六	二一	五
同	柳里克	一〇九三六	一八	四	一六	二一	五
同	巴雅門	七七二六	二一	二	八	二〇	二
巡洋	巴爾拿達	六七二一	二〇	八	二四	三	同
同	瓦里雅克	六五〇〇	二三	一	二	二二	六
同	禾羅拿	六七三一	二〇	八	二四	三	同
同	波額衣爾	六六七五	二三	一	二	二二	浦
同	德雅捺	六七三一	二〇	八	二四	三	口
同	亞司可耳脫	五九〇五	二三	三	二二	六	同

同	擲威	三〇八〇二五	一二六	五同
同	波雅陵	三二〇〇二二	六	五同
同	阿兒馬鎮	三二八五一九	六	五同 中

俄艦之損失表

俄艦愛破壞于仁川港外，二隻軍艦，與一隻汽船，及受損失於旅順口外十一隻軍艦，與被捕獲五隻汽船，此等損害，計算有莫大之額。

姐咱累威取	甲鐵艦	千三百萬圓
累得威撤	同	千三百萬圓
巴爾拿達	巡洋艦	四百萬圓
瓦里雅克	同	四百萬圓
苛累滋	砲艦	百五十萬圓
損加離	汽船	九十萬圓

以上破壞

爾加堆利羅斯拿普 汽船 八十萬圓

姆枯頓 同 十五萬圓

阿兒滾 同 二十萬圓

俄羅司 同 六十萬圓

亞力山大 捕鯨船 五萬圓

以上捕獲

此等合計有三千八百二十萬圓、其總損害額、實達於八九千萬圓之巨額、

浦港歸客談

浦港寒氣。去年所感。飛雪繽紛。寒風凜烈。港內十五海洋。皆結冰厚二尺。惟利用破冰船以通航路。船前通路時。船底塗赤變基。摩擦融解。煥然有紅色。

港內碇泊之俄艦。甲裝巡洋艦俄羅司、克倫波、巡洋艦禾加德利柳里克、武裝運漕船（舊義勇艦隊所屬）及水雷艇十四五隻。均結於冰中。他艦亦不能入。昨年十月。迴航後。船底塗換。僅水雷艇可以入渠。雖去冬交代修繕。而實能耐戰鬥者。不過四

五隻而已。日本新聞紙中。記載俄艦入於新年。相率出港。其實不然。蓋克命波去臘三十一日突然出港。四日午後歸港。他三艦依然不動。惟吐一抹之烟而已。俄艦之出入。今年較常年特形困難。其亦時局之運命所致耶。

時局之真相。不得明晰。即偶見報紙。唱道平和。令人不可捕捉。見公債株式之騰貴。而俄國殊無戰意。平和破裂。惟有暗索而已。

浦港駐屯之陸兵數。不甚明確。舊臘兩次來二千餘兵。各入兵舍。今後自海路義勇艦隊。汜船。續續輸送。其駐屯何處。亦無確信。大約輸送於義苛利斯克。雖坦加。斯巴。苛伊等處也。陸兵之來。兵器彈藥亦甚夥。內地各兵營。定製軍用品甚忙。

市中日本居留地俄兵之亂暴狼籍。日日加酷。居留民之財產身體。損害不可計數。有一人觸俄國政府之忌。指爲軍事之偵探。逮捕入獄。欲雪其冤而無從也。其他俄兵醉酒。破壞家屋。若一步踏入室內。則鎗劍任意。有殺人之意氣。至於馬賊殺戮路人。尤爲慘極。

如許狀況。商業有不得不中止之勢。只有收回預金。僅有日用品之賣出。準備束裝。

歸國。

內地俄國士官。未受俸給。日本醜業婦。無法可以自生。引歸浦港。吉林。甯春等之日。本醜業婦。亦遷徙他處。

亞列其塞夫總督。訓令浦港各官吏。除警察署通譯仁科氏外。凡雇用日本人。一切解僱。自是俄憲兵對於日人。最爲嚴酷。有出稼鍛冶職一人。以市中屋租太巨。轉居於南砲臺之麓。爲憲兵逮捕收監。

俄都新聞之時局觀

本年一月。俄都新聞關於時局之記事。日益紛紜。歐亞各地所到之電報。增加無數。俄都新聞之揭載時局重要電報。今畧譯。

英國新聞與俄羅斯（倫敦發）俄國政府對於日俄之紛爭。不能有平和之解決。惟遷延時局。爲自國之戰備整頓。已發通牒於亞列其塞夫總督。此事傳於倫敦之諸新聞。

意國與時局（羅馬發）意國之戰艦三隻。及諸艦三艘。在東編入軍艦。在回帆之

準備中。又意國政府。聯合二三強國。以解決東亞和平之時局。

時局與英美（柏林發）倫敦諸新聞界。謂日俄間不和之破裂。近無確信。諸新聞之記事。無人有殺氣。柏林新聞界。唱道和平之說。以爲不通時局。大嘲笑之。美國排俄熱心。不見旺盛。惟屬望日俄間和平妥協成立。

俄人到著（東京發）俄國陸兵。無日夜著於烏拉浦鹽同市住民。異常危懼。切望時局之解決。

朝鮮南部諸港地。警戒地方出兵。日本二個師團之兵士。在乘船之準備中。

時局與出版物（東京發）日本政府出師準備。其他關於一切陸海軍之行動。嚴命新聞雜誌記者。不可揭載。

時局與日俄（倫敦發）亞列其塞夫總督。此次自俄發送日本回答駐英日本公使。既已發言。

又日本政府一以變更最初之主張。不能讓步。若俄國拒絕日本之要求。則日本斷然用最後之手段。

平和解決說（維也納發）極東之危機大迫迫。日俄之紛爭。當不毀損兩國之利益及名譽。日本之戰鬥準備多忙。只爲萬一之備。即俄國陸軍之戰備。軍艦之增派。非抱挑戰之態度。亦準備以保護自國之利益也。要之兩國間之紛爭。當爲外交官之交涉。以和平解決。

日本士官（堪挪烏爾兒發）此地陸軍騎兵學校之日本士官。即刻自本國歸。途意國軍艦（羅馬發）意國海軍省命軍艦馬兒苛波羅號。特加利號。及烏姆普利耶號三艘。迅速向極東拔錨。

軍人遺族救護義會之檄

今也東洋之危機。迫在旦夕。我海陸軍之將士。無不拔劍奮臂而起。戰馬嘶嘶。風撼甲吹降烟。直蕙進而入於清韓之邊境。虎鬪龍爭。期于犧牲一身以衛君國。此種奮激勇敢之氣。固軍人之本色。無足怪也。雖然。我國民者。對於此忠勇將卒之壯志。一豈能無感情哉。我國民之不可不出一張之丹誠。以送此遠征之將士。傾滿腔之熱血。以慰此國家之干城。使其無後顧之憂者。固今日所當盡之最大義務也。自維新

以來。封建武士之世祿廢。而全國皆兵之制行。國事繁冗。恩給未全。今日之事。非我國民擁護。此忠勇士卒之故家遺族。其何以振作士氣。何以報我國民致其身命之高義乎。歐美文明國之高尙團體。男女相携。以盡瘁於此事者。其理由固有所在也。我帝國而欲與世界之列強對峙。以爭霸權於東洋也。其可無此大機關哉。今日者。固須此機關。最急切之秋也。

我軍人遺族救護會。有見於此。其鼓吹此大義。唱道此要舉也。已數年於茲矣。其間會務不無隆替。然當日清北清兩役。救護忠勇士卒之遺族。慰撫現役兵之家族。實不下二千戶。其效亦可觀矣。而二年以來。頗銳意整理會務。會負散在全國。其數無慮五千餘。會運之隆。與時俱進。乃者東亞之風雲。日益切迫。即吾人之任務。日益重大。嗚呼。我同胞國民。鑑之於日清戰役後之事態。徵之於北清戰役之結果。以觀察此救護事業之關繫如何。則思過半矣。同胞諸君。其諒此愚衷。各表贊同之意。

抑本會者。於明治二十九年。起自中國內地。而以三十二年十二月成爲社團。已四年。會團之基礎益定。社會之信用益增。四方有志之士。其表援助於本會之事業者。

不少。茲聊敘述既往現在之狀況。以明本會今日之立地。爲我國民宣告焉。

俄國者人類之敵也

國家學會。昨日午後一時。開講話會于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室。添田壽一氏於其席上宣言曰。▲文明之狀態。表面雖具美觀。其中弱點亦不少。而於立憲國政權之爭奪及外交之遲緩。乃文明國之最大弱點也。▲列國正彷徨於盤渦中。而俄國獨反其大勢。欲以種種方法。策世界之併吞。畫政教之一致。行衝破文明之弱點。▲工商業國之組織。甚複雜。而俄國則組織簡單之農業國也。二十世紀之今日。再演北蠻諸國所以苦羅馬帝國之政策。於列強之間者。其爲苦他人而不自苦。組織簡單之俄國乎。▲彼之眼簾中。無國際公法。如清俄銀行者。實吾人想像以外之老猾手段也。俄國者。謂非文明之蟊賊。人類之公敵乎。然則蔽之道如何。曰。於消極的與文明諸國相協同。以抵抗之於積極的。使俄國採用文明制度而已。▲故今日之問題。非日俄之問題。而文明與野蠻立憲與壓制相競爭之問題也。即人類之問題也。若於今日而爲姑息之讓步。則俄國將來。卽清韓之主人。而東洋平和局。必爲之攪。

亂。雖然俄國之所可懼者。不但于軍事上行併吞之策而已。彼徵特之以工商政策爲財政之計畫者。固嘗欲擴充其工商業於人口多數之國。而重課租稅以肥其己國者也。▲清韓兩國若立於俄國抑壓之下。則列國將取如何之手段以對付之乎。且受其影響最大者。日本商工品之販路也。大坂神戶紡績業之販路。及其他商工業上所來之恐慌。或至影響於立國之基礎。此我國之所當預防者也。▲故日本之對於俄國。固當以爲文明之敵人。類之敵。不可不立整之。然亦國家自衛權所不得已之手段也。

俄國之財源

美國實業新聞第一紐育商業新聞論俄國之財政曰。近代之戰爭。惟視其戰爭之資力如何而已。故於今日日俄國戰爭所當注意者。俄國財源之範圍。及紳縮力之推測是也。今熟覽華盛頓統計局之統計表。於千九百二年（光緒二十七年）俄國之無期公債。合年利一億五千百一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八弗。達於三十三億三千三百九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八弗。以全國人分擔之。一人之負擔額。約二十三弗。

六分弗之四。適當合衆國之二倍。英國之四分之一。法國之六分之一。然此但就其借入債額言之也。若欲觀其實際之公債負擔額。則須併國民之租稅負擔力而合算之。考俄國之總人口一億四千五百萬中。其從事于農業。而營求所謂取于手而入於口之貧困的經濟者。雖不下一億。而據俄國通事哥氏所發表之說。則其農業之狀態。且劣於西、西里及南亞美利加。蓋爲農者。但來於陸面。而傳播法亦甚拙劣。自佈散種子。以至收穫期。其間全無經營。故收穫種子之外。別無何等之利益。雖偶見多額之收納。而不知經理之術。時或付其大半於一炬。蓋雖不遇凶年。亦不能償還其租稅額矣。若夫貴族所有之土地則不然。彼等擁金百萬。當豐稔之歲。却豫居穀物之奇貨。而出貨銀於勞動者。以冀獲鉅利之利。俄國人民。既爲政府貴族所剝虐。而竭其財源。復困於徵特氏之增稅。幾至盡失其生活。

又據最近之調查。俄國之一年輸出額三億九千二百二十一萬。輸入額三億五百六十一萬四千弗。雖見八千六百六十萬一千弗之輸出超過。然一方擔負多額之國債。及爲商工業所投資之外國債。每年不可不支付一億三千五百萬弗之利與

三十二億之元金。千八百九十年以來。足以示支付此利之輸出超過者。不過一次。因此一時之過剩。於千九百二年存得募九千六百五十萬弗外債之餘地。遂於翌年即千九百三年（光緒二十八年）發布一億一千萬弗之國債募集法以行公債之借換法。故向外國當支付利子之增加。平均一年不下七千萬弗。宜徵特氏藏相之亟亟以金貨流出之防遏策救正之也。通卑哥之說。若貿易之巴蘭斯。仍如過去五年所歷之逆境。則俄國之總外債三十年之後。殆將超過四十萬弗。使無新資本之輸入。即更當利而增加四分之一利子。故俄國貿易巴蘭斯之不利而債務益增。財政之難當更甚於今日矣。

夫以如此狀態之國家。雖於豫算之上。示多額之過剩。而其沈淪於破產之悲境。實將來不可免之事也。觀其數年以來。空費國帑以建設鐵道工場。負債之額。數倍於前。雖於今日不能必其破產。然其難狀波及于全體。一旦適償却期之到。着則忽焉而墜落於深谷。自不待言。關於新產業的財源之利用。據通卑哥之所言曰。俄國働者之勞力。如過去之失敗。實非有與列國競爭。而賣出其生產物於外國市場之

能力也。俄國之勞力。天下之最高價者也。俄國之植物。亦天下之最高價者也。況其手術之惡劣。器械之粗鈍。又爲天下之最。欲求其足以生福益國貨。生產利益者。不可得也。其他更當注意者。俄國之貴族。亦年年陷於貧困之境。與農夫同有一之狀態者也。雖近時幸而商工業漸進。于富豪然爲數甚少。終不足以補貴族損失之巨額。故其爲財源。主因之生產額。益減少。其價格及生產力。焉。雖棉花紡績。及其他二三之產業。不受政府之干涉。僅存生命之餘地。而如政府所有之鐵道之重大產業者。將來斷不見有復活之一日也。要之自財政上之點觀之。戰備之不完全。蓋未有甚於現今之俄國者也。

北京通信（二月二十日發）以○記之者示秘密也

我駐屯軍隊之行動 北清駐屯之日本隊。有進○○之兵力。及○○其他於○○
○○之計畫。蓋戰略○○以○○○○○○○○○○爲重。在於牽制○○○○
○○也。又現在北清駐屯軍司令官仙波少將公使館附青木大佐。有自○○○○
來○○○○之說。

清國軍隊與日本軍隊之關係 清國軍隊之行動如何。此歐美列強之所注目者也。現在清國政府雖對於日俄戰爭宣言局外中立。然據其所聞。日本○○○與清國政府之間。有最靈妙之○○○確立之說。而調查當地之清國軍隊。分統于袁世凱馬玉崑。合計不下二萬。其他屬於各省者無數。其爲有事之日北上防禦之豫備者。且常不怠於訓練也。今略窺北清清國軍與日本駐屯軍之關係。曩者當地公使館附○○○少將與馬玉崑交誼甚厚。觀時局之切迫也。遂有○○○○○之成立。而於東省構事之時。約以○○○○○互相援助者也。當時○○○少將與袁軍門不甚相親昵。以袁之狡智。恐不能馭故也。爾後○○○少將去北清。而最有輿望之青木大佐代之。氏與袁莫逆交也。於是青木氏與袁之立地。相約而同。其時英日復以同一之步調。忠告於清國。而鐵良練軍大臣。又來於日本。一觀演習。大有所感。歸國後極力贊揚日本之軍備。而爲將來關於軍事不可不取範日本之宣言。故西太后同時召見袁鐵良。賜旨褒賞。言當此時局艱難之日。不可不努力於調兵訓練。又以舊式之近衛兵。與鐵良所訓練之新式兵相交替。於是○○○之主旨。着着進步。其結果也。日本

駐屯軍附阪西少佐。自北京駐在移爲天津駐屯軍附○○則當袁世凱之參謀長之任務。又目下袁之練軍教官加悅少佐。當在袁軍司令官之位置駐備於北境時。所盡之○○○○策。確然成立。其他日本現役將校之私費留學於當地者。亦有配置於馬軍參謀司令等處之準備。其全隊之總指揮則○○○○○○充其任焉。此等○○○○大策。乃列國視線外之一大活動也。既而又有馬軍二十營爲北境防備。行動於山海關方面之報。則將來演活劇於北清荒野之大舞臺。而爲世界視線所集注。而不敢凝者。可拭目以俟之也。

俄國備戰之情形

日俄之談判。既半載有餘。日急月迫。遂以丁於危機。風雲慘澹之警報。殆有不可終日。勢時。俄人之素側耳於樂天說者。不惟大失所望而已。而將校兵士文官商人。民職工下至乞丐之徒。無不知日俄開戰之切迫。遼東半島之俄人。且勿論。即浦鹽斯德方面之俄人。人皆豫期開戰。士忙於妻子之送還。商忙於產物之寄荷。士官將卒。各漣淚悲歌以敘離別。而伊爾庫次克。及維尼些伊斯克。以俄歷十二月二十

一日召集豫備後備八百七十名。徵發軍馬三百六十七頭。而命各都邑之市民爲乾黑麵包四萬五千布之製造。又據取他府之特信。於後貝加爾州亞歷山大爾斯克。烏爾夫列烏近斯克。雪令近斯克三管區內。所召集之後備哥薩克兵之總數六百二十六名。軍馬二百六十頭。生牛五百頭。生羊一千頭。蓋皆輸送於滿洲方面者也。而取他府爲彈丸硝藥及燻肉乾麵包之製造。忙不可言。各停車之軍用列車發送極其雜踏。於是民用貨物之澁滯。商民之騷擾。物價之騰貴。細民寒家。無不因之生非常之困難。自俄國本部派遣之軍隊及軍隊附屬品。日日以軍用列車輸送。因貝加爾湖之航通不完。於是滯在於伊爾庫次克府之貨物。充積如山。而駐留之軍隊異常騷擾。又奉天之來信。昌圖新民鐵嶺各處。租借高大之家屋。專攻收容糧食之用。雇支那人。晝夜無間。以製造麵包。而月前錦州杜維儀赴關內購求各種糧食二萬三千石。運搬於滿洲者。固已有數次也。去十一月牛莊方面復見一小隊之步兵到着。目下牛莊駐在兵三百五十人。及其他二箇小隊之支那雇兵。日爲俄國之下士官所統率。訓練不休。東清鐵道之重要停車場。對於旅客嚴加警戒。而注目

於日本人尤嚴重焉。軍中需用品搜索殆盡。沿道求一雞卵而不可得。乃自此鐵道線四近之支那民屋徵發之。

旅順口目下有二十八隻之船艦。碇繫於內外。在港內者戰鬪艦及巡洋艦。炮艦水雷母艦水雷艇計廿二隻。在港外者水雷驅逐艦及巡洋艦。義勇艦計六隻。時偵察港外以防侵襲。白金牛山始兩岸砲臺日夜督工。以期速成。而軍隊之增加糧餉之貯藏商民之立退準備。實無由形容其情態。即青泥窪及大連灣。防備日下亦頗有進步。於近日自俄國本部所派遣之烏雅特啓尼擠落果羅得方面混成旅團之一部。有日內到着之說。

滿洲各地之動搖既如此之甚。日本居留民之在齊齊哈爾哈爾濱鐵嶺奉天遼陽等處者。遂皆爲避難於清國殖民地之準備。而哈爾濱在日日本人之無可避之地者。立約七百餘名。決議共仰俄國之保護。即如牛莊亦無不觀望時局。人心洶洶。各有立退之準備。而當地重要商店及三井物產會社出張所正金銀行支店牛莊日本郵便局等之各所。皆已捆載貨物。送之於山海關及天津。

二十日俄國極東太守亞列其塞夫。命天津駐在之守備隊及北京俄國公使館之護衛兵。除少數之哥薩克兵。悉向旅順口出發。即以本乘特別急行車經牛莊向於東部。其時奉天將軍增祺。因而奏東三省之現狀。挺身重與出奉天。陸路經錦州。直向北京。

北京駐在之俄國陸軍少佐。昨十九日着於當地俄國民政廳。視察國外鐵道。現正向河北停車場。爲遣送當地守備隊兵三十名之準備。而牛家屯（營口停車場）對於旅行內地之日本人。嚴加警戒。旅券之檢查。苛重異常。

在任之清人。亦豫期日俄之開戰。商業授受。殆已絕迹。故當地商況之萎縮。更甚於北清戰役之時。而散在滿洲內部之日本人。因避難而歸國者。雜踏於東清鐵道之停車場。於是數日以來。東清鐵道爲停止夜行列車之決議。



談片

大隈伯之黃禍論

先夜早稻田大學校開大會於紅葉館。大隈伯於席上演說吾人不可不知歐洲對於黃禍論之誤解而辯正之。茲揭其大要於左。

黃人禍之警語。果發始於何時哉。果唱導於何人哉。此非今日之所能知也。然而歐洲諸國之對於黃人禍。固不免有誤解者。夫所謂黃禍者。乃繁殖於亞細亞之東北。部蕃族橫行之禍也。受其禍者。蓋不但歐洲而已。即支那與日本亦實受之。然則日本支那者。固非歐洲所恐怖之黃禍之主動者也。

不見夫支那之歷史乎。彼之常爲北方蠻族所苦。而有所謂患在四夷者。支那之嘆聲也。秦始皇築萬里長城以禦匈奴。漢武帝出師塞北以除胡患。此歷史上歷歷可攷之事實也。又如金人既侵入於支那內部。復遠達於歐洲。曾領有宋代之大半。如蒙古人韃靼人。其黑爾蘭鐵木兒。忽必烈等。蹂躪歐洲。乃黃禍之根元。而俄國曾二

百餘年。爲其所制服。以立於其支配之下者也。即日本亦受其侵犯。如弘安之役是也。

然我國之黃禍。並非起於弘安之時。考之歷史。熊襲之亂。固與大陸之蠻族通謀而起者。卽黃禍之蔓延也。神功天皇早知其然。以爲萎縮於國內而防禦之。非所以絕黃禍之道。不如直進擊於大陸。以滅其根元。此三韓征伐之所由來也。

如支那人者。固素守平和主義。而非有事於他國之侵略者也。然其對於蠻族。則不得已而出於戰爭。蓋蒙蠻族之禍。未有如支那之甚者也。試又思之。亡羅馬帝國之北方蠻族。及翻半旗於君士但丁之土耳其民族者。非與掠支那侵日本。征服俄國蔓延於日耳曼法蘭西內地之蒙古人種爲同一之蠻族哉。

然則歐洲人所恐怖之黃人禍者。非日本人。非支那人。而實自亞細北部蔓延於東部之蠻族也。而俄人者。二百餘年間。支配於此蠻族之下。故俄人之血。蒙古化之。韃靼化之。其憤怒達於極點。而欲究其黃禍之本源。寧知有所謂不侵略他國之日本支那哉。且今日歐洲人之見日本國勢之發達。及武力之發展者。固以爲可恐怖之。

黃人禍再發之兆也。若不早抑此勢。則日清合力以侵掠歐洲。必至不可抑遏。而俄國遂乘此機會。以爲口實。自歐洲奪去對於日本之同情。喬木吹於嫉風。巨巖啣於流水。而使嶄然露頭角於世界大舞臺之日。本帝國。誣爲黃人禍之根元。終不免列國之嫉妬猜忌者。俄國實發難之首魁也。我國民能無大聲疾呼。申其誣罔於世界。以求公平之決斷乎。

上原參謀長之談

佐世保鎮守府參謀長上原大佐之論曰。日本與俄國開戰。非千古無比之大活動乎。夫日俄交涉之或以平和了結。雖不得知。然兩國之衝突。終屬不可趨避之事。而其最後之手段。出於今日。與出於二三年之後。於軍費上不無多大之差違。故今日和戰之利害。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數日以來。兩國談判。殆無進行之情狀。將卒附體志士扼腕。農工商賈。下至輿夫走卒。望邊郵而歎者。不絕於耳。彼普法戰爭。於開戰前之一週間。沈靜穩淡。寂然無影響者。今日之事。殆近之乎。然我國意氣軒昂。勢期必勝。侈爲豪語。以自誇。非計之得者也。不觀日清戰役乎。當時外國之輿論。固全然

期清國之勝利者也。夫當今日競爭劇烈之時。雖不自信。不足以戰。爭然。徒漫然放言必勝。而不爲萬一失敗之餘地者。乃兵家之所最忌者也。蓋日本人者。徒有感情。而無忍耐性。故其初也。志意激昂。一旦失敗。則士氣沮喪。憤悶抑鬱。無以自伸。當此千載一遇之時。機勝敗兩方之覺悟。誠不可不慎重以處之也。我國民其勉之。

俄國士官之滿洲拋棄論

俄國之士民。非必是認今日之政策。此世人之所得而知也。今特紹介其國少壯士官之滿洲拋棄論以證之。

俄國當俄土戰爭以來。海陸皆無兵事。故非老年之將校。殆無有實戰之經驗者。北清之役。我將士之經戰陣者。非無一二。然在俄國之陸軍中。直不啻九牛之一毛。較之日清戰爭。經海陸大實戰之日本軍。實萬萬不逮也。今日我政府之對於日本。示宣戰之意者。豈足信哉。

俄國之經營青泥窪旅順口及遼東半島也。其費達於二億留之巨額。而滿洲及浦鹽之經營。則所費更巨焉。此等之支出。欲以此等之地方支入填補之。在今日固見

其難而將來必有更甚焉者。則其負擔之責任。蓋將一舉而集於本國農民也。

然反而觀其本國農民之狀態何如。則手足勤動。有終年辛苦之悲觀。而無一日安寧之餘裕。雖大祭休日之安息日。未嘗能口少許之美食。着新麗之晴衣。全國之農民。其形如乞丐者。殆十八九也。葡次加酒者。俄國民之常用酒。數年以前。雖極貧困之民。皆飲此酒。乃年復一年。益陷於貧窶之境。農民之多數。至有不能飲用之者。若復數年。俄國之農民。殆將不知葡次加酒之味也。農民之悲慘。竟至於此極耶。夫以如斯慘狀之俄國。有何等利益。何等資格。而欲占領滿洲哉。關於滿洲占領。而欲與優勢之日本相戰。爭哉。是吾人所不能索解者也。蓋以拋棄滿洲。保俄國之幸福。而避日俄之衝突。還以滿洲於滿清。此吾人之所希望甚切者也。

日本好挑戰於俄國。爲歐洲新聞紙之所傳。然恐非事實也。新銳之日本。假令自大陸的野心。示挑戰之態度。其同盟國之英吉利。必當引止之。蓋日本壯年而富於客氣。英國老成而諳於慎重。決非熱心助日本之戰爭者。吾人雖確信日俄事件。當以平和了結。然俄之占領滿洲。乃關於東亞平和之特別問題。而吾人欲求所以保全。

俄國。員。成。之。利。益。無。論。日。俄。關。係。如。何。終。熱。心。於。拋。棄。滿。洲。之。主。張。耳。

富岡兵學校長之海戰談

新任江田島海軍兵學校長少將富岡定恭氏之海戰說曰今日豫測日俄海戰之結果必先精考雙方艦隊之長短而比較之自精神以及物質之全而以長所之分量多者操優勝之勢此觀察之定點也而俄國艦隊一能發見有可認爲長所之點所能發見者但其短所而已夫雖有優勢之艦船精銳之武器而實戰場之活動所賴以指揮者將士之精神也若將士精神腐敗則艦船與武器之勢力亦歸於無用之地而俄國海軍軍人腐敗之狀態固世界之所悉知者也▲又俄國艦隊雖表現其物質的效力於一極點而其平均速力及其他屬於機密諸種之點猶劣於我艦隊況其兵卒之訓練艦員之技術亦遠不逮哉故以俄國艦隊與日本比較之雖盡其全力蓋亦不過十之七八也▲又第一次海戰日俄艦隊使皆蒙重大之破損而從事於大修繕則以我完全之艦隊而船渠之數多比之俄國不完全之艦隊而艦渠之數少則我之再戰準備當先彼十日而其結果戰術語之所謂現存艦隊之利

益者必悉爲我所占有也。且既掌握其制海權。雖其後出於如何劇激之戰。圖動作固可決其無微末之顧慮也。▲非全然占領制海權。則不能輸送陸兵。此戰理論上之正則也。實戰之地位。苟拘泥一定之規約。則終無由見機敏活潑之戰鬥。故臨機應變。當海軍占有制海權之前。而冒險以擁護陸兵之上陸者。用兵之要着也。

▲海戰全然歸我之勝利。而東北自日本海。西北自渤海黃海。以至於支那之制海權。悉爲我所占有。雖我停止陸兵之輸送。引敵兵於滿韓之內地。放任其行動之自由。使之糧食缺乏。彈藥不繼。勢屈計窮。則雖欲不降。不可得也。蓋旅順之防備。雖極堅固。滿洲之陸兵。雖蔓延於韓國。但其制海權。歸於我有。則陸上糧餉之繼續。僅依於西伯利亞鐵道遲緩之輸送力。而海路之輸送。歸於烏有。失其軍需品。大部分固已制其死命矣。▲制海權既全歸於我。即放棄韓國全部。爲俄兵之所蹂躪。而韓半島三面之海岸。延長數百里。軍需品之輸送。固屬困難。而陸上兵力之防備。其迫促殆有過之。▲海戰之勝利。既歸於我。而於陸戰。爲絕對的放棄。觀察固已足陷敵兵於絕境。況我三十餘萬忠烈勇武之陸軍。無海上之危險。得以自由上陸。其

奮戰於韓滿之山河。掃攘敵兵。逐之於黑龍江以北。固意中事耳。

平和與戰爭（早稻田雄辯會高田博士之演說）

國家者。一有機體之物也。結縮而膨脹。收斂而發達。循環遞嬗。以活動於世界之大舞場者。其現象之複雜。自有世紀以來而已然。

如歐洲諸強國者。於表面上雖認爲文明之區域。而人口年年增加。生產遂日益陷於悲境。其裏面甚爲可憂耳。是以欲求擴充生活之計。雖萬里之外。苟有可以達其目的者。可取則取之。可奪則奪之。帝國主義之鋒鏑。所以發現於二十世紀也。至其主義之發達。達於極點。勢必將有統一世界之一日焉。而其手段方法則有二。

秦之統一天下。併吞六國也。以侵略主義。美國合十三州以樹立國家。而集其主權於中央。以達於今日文明之域。則以平和的手段統一者也。吾人之謀立國也。於此二種之手段。將何所擇哉。吾人者。固希望平和主義。而文明國人所當爲之致力者也。夫使戰爭止而進步亦隨之。而止則吾人當此不可不爭。事不可不爭之時。固亦不得已而出於爭。然使有可以美術工藝及他之學術經濟爭者。則雖戰爭止而

進步。決。非。能。止。也。故。吾。人。常。以。平。和。統。一。爲。希。望。然。非。所。論。於。今。日。也。但。文。明。之。國。民。以。之。爲。主。義。以。之。爲。天。職。若。有。反。對。其。天。職。破。壞。其。主。義。而。以。強。力。壓。制。之。者。吾。人。卽。當。以。防。止。之。爲。正。當。之。主。義。應。有。之。天。職。也。

吾。人。固。非。絕。對。的。排。斥。戰。爭。者。苟。因。防。侵。畧。而。戰。爭。因。平。和。之。維。持。而。戰。爭。蓋。亦。所。不。辭。也。而。此。時。期。今。已。迫。於。目。前。此。吾。人。對。於。平。和。之。敵。不。得。已。而。出。於。戰。爭。之。時。代。也。然。則。日。俄。戰。爭。者。謂。非。吾。人。正。當。之。主。義。應。有。之。天。職。哉。

今。者。既。以。爲。不。可。不。戰。矣。而。敵。國。之。情。狀。果。何。如。哉。此。兵。家。所。當。研。究。者。也。

第。一。俄。國。國。土。之。廣。及。於。八。百。六。十。六。萬。方。哩。人。口。之。多。出。於。一。億。四。千。萬。之。上。

俄。國。大。則。大。矣。然。而。未。必。強。也。試。披。其。海。陸。之。歷。史。其。表。現。精。英。無。比。之。大。手。腕。者。果。有。之。乎。彼。德。法。壤。之。常。張。大。其。辭。以。驚。動。世。人。之。耳。目。者。吾。人。思。之。實。未。之。敢。信。也。

第。二。俄。國。之。地。位。及。氣。候。秦。之。統。一。六。國。也。其。地。位。守。易。而。攻。難。俄。國。蓋。似。之。矣。而。俄。國。之。所。恃。以。爲。海。陸。大。將。軍。者。一。月。將。軍。二。月。將。軍。也。然。日。本。豈。畏。之。哉。百。

年以前拿破侖戰爭之當時。與百年以後日俄戰爭之今日。其寒度未嘗稍加。而禦寒法固已大有進步矣。然則拿破侖當時之困於冰雪。以擁沒其強軍者。於今日則不然。於今日之滿洲則尤不然。

第三俄人之決斷。俄國當拿破侖戰爭之時。因防敵兵之襲擊。燒其克列莫令之宮殿。而拿破侖遂以大敗。當米利米亞戰爭之時。因防英艦之回航。沈其多年所經營之艦隊於雪巴斯特巴爾。而英國之艦隊。遂不得通過於此處。此俄人之所以防敵兵者。有軍艦宮殿亦所不惜之決斷也。然日本之因防敵兵。而不惜其生命者。則又俄人之決斷所不及也。

第四忍耐性。拿破侖戰爭之時。俄軍未嘗交戰。而每日退引。至於莫斯科。遂借冬將軍之力以大破之。又彼得大帝與查理士皇帝大戰之時。查理士雖連戰連勝。而最後之一戰。彼得卒大勝之。此忍耐性之最強者。俄人及盎格魯撒爾遜人。無之特長也。如南亞戰爭亦然。英人屢敗。堅忍不屈。卒以大捷。我日本亦當取法之。以求貫徹其目的而已。勝敗非所顧也。

要之日本國民。固能盡平和克復之天職。以維持世界之現狀者也。日俄之戰。殆將再演大流士與波斯戰爭之激劇乎。蓋大流士以文明而自由之國。與野蠻而不自由之波斯戰。而致勝。此決世界之運命者也。日本之與俄國戰也。其亦以東洋之文明國。與西洋之野蠻國戰。而關係於世界之全局者歟。

井上伯之戰時經濟談

井上伯與新聞記者語對於戰時財政經濟之要。其用意周密。爲國人之所最注意者。因揭其大要於左。

▲決心易決行難

日俄交涉。漸近破裂。勢益趨於戰爭。戰爭之結果。勝耶敗耶。此國民之所最疑慮者也。

戰爭之決心易。戰爭之決行難。戰爭之所最慘者。莫如身死戰場。戰爭之所最苦者。莫如曠日持久。軍資金之缺乏。蓋死者猶一時之事。而軍資金之缺乏。實永久之苦痛也。故對於時局問題。舉軍事外交二點。以爲競爭之主要者。至此乃合財政問題。

並立而爲三。

▲財政問題與其決行

關於財政問題。雖決心甚易。而決行實難。何者。當今日之大事。求所以充足財政者。則口募集內外之國債也。節減行政之費用也。增加物產之租稅也。此等問題。但以法律及規則言之。其行之固易。然募幾億之國債。不可不考其應募力之如何。行幾千萬之增稅。雖取決於法律。而國民之納稅負擔力如何。亦所當顧惜也。決行中央政府之政費節減。事業推延。固不待言。即節減地方之政費及負擔之方法。亦所當執行者也。使於中央政府節減五千萬圓。而以法律規則重府縣町村之負擔。不能省約其實務。則仍不能得其效果。然則當今日而欲涵養國民納稅之負擔力。及國債之應募力。勢必於中央地方縮小大小之政務。輕減其負擔力。以生其餘裕焉。

▲勤儉貯蓄及其實行

外債爲別問題。而應於內債及增稅者。不但經費之節減。大小政務之縮小而已。即

國民之勤儉貯蓄。亦所當實行者也。

勤儉貯蓄之方法雖不一。而吸收零細之資金。人人戶戶。各自進而行動儉貯蓄之實。乃其主要也。我輩之家。其下男下女。各便以買軍事公債爲目的。貯蓄其月給之二割五分。雖不能一時有所增加。亦足以補助其不足。又勸告出入之商人。如着屋米屋薪屋炭屋油屋等。使貯蓄其賣品額之一割。其不應之者。不許其人入。然徒言之。亦未必見諸實行。故必於銀行郵便局使證明貯蓄之事實。其無證明者。則謝絕之。

政府之財政調查。言之雖易。至於實行。則推延之緩急順序。却有萬難者。二三日。前曾集當局者。自午前十時。暨午後五時。舉行調查。頗有困難之狀。



雜錄

滿洲之秘密地圖（獲於日本賤業婦人之手）

日俄之風雲日急一日。兩國武裝着着進步。日本有探偵之羅斯啓。俄國亦有拿破斯啓。常探地理軍港之秘密。然營苦心慘澹之時。無端而有越遼東半島、渡哈爾濱、深入俄國扼要根據地之一賤業婦人。自彼軍司令長官何某將軍枕邊所藏軍用靴之底。盜出一大秘密書類。遁走北京。上之於公使官。噫。巾幗中竟有如此愛國之英雄。冒險之大丈夫哉。亦一美談也。

山田淳子刀自之獻金

浪速之女流歌人。素所稱爲巾幗丈夫之山田淳子刀自者。今年已踰八十。以配買藥餅之故。（中國補藥丸之類）豫貯金十圓。頃者日俄談判破裂。戰機迫於然眉。此女人以敵愾之氣。愛國之心。乃納其十圓之金。以助軍資。並作歌數首。以表其志。

戰時之看護婦

日俄戰爭記

日本赤十字社之看護婦。當戰時與軍隊同時召集。受領召集書者。於四十八點鐘內。必至召集地。若有病。不能應召者。須提出醫師之診斷書。於十二點鐘內達於召集地。有違規者。即於赤十字社除名。與名譽上以非常之損害。赤十字社之看護婦。於召集地領取被服及其他需用品。直向指定地出發。除所領取之外。皆不許攜帶。其所領取之物。可分爲二種。如左。

▲貨與品 制服二着 毛織襟卷一枚 帽子三個 半部毛布三枚 外套一枚 看護衣三着 衣囊一個

▲給與品 單衣三枚 手套二個 袷衣二枚 靴足袋三足 縮入衣 一枚 足袋二足 靴二足

若派遣於寒地者。則更給與毛厚墨里雅斯肌着 縮厚墨里雅斯肌着 厚手套 夫拉列爾腹卷 防寒靴 厚靴 足袋等。然依前例。則看護婦雖於戰時。亦在內地之病院。從事勤務。不赴戰地。故日俄戰爭。看護婦恐不至出發於西伯利亞及滿洲。

北清戰役之時。自赤十字社本社及大阪京都神奈川等各支部所派遣於廣島之看護婦。總員百七十一人。合看護婦組長及看護婦長十九人。屬於豫備病院及分院。各從事於病者之救護。而自大阪支部所派遣之看護婦。復有屬於豫備病院之本院。專看護法蘭西人之病者。據某看護婦之言。則外國人之看護。較之日本人殊爲困難。蓋言語不通。情態各異。經理既非容易。而其忍耐力之薄弱。尤多防碍。豫備病院。爲屢負傷者之外科的治療。日本之兵士。堅忍而能耐痛苦。而法蘭西之人。叫號騷擾無所不至。彼等見日本之安處泰然。以爲日本人之皮。堅如象皮。不禁爲之捲舌也。

一旦開戰。則赤十字社之救護員。當持一視同仁之主義。雖俄國之病人與負傷者。猶將救護之。但不知彼等果能有便我看護婦感服之忍耐力否耶。

賣國奴

前有自稱俄探而寄親展書於駿河臺之賣國奴者。今復會見長崎之俄國領事館內領事加加令氏。請求俄探雇入事。其文用法蘭西文。大意如左。

拜啓。國家多事之際。閣下方苦心經營。以圖進取。今敢有以奉告焉。小生乃日本政府之豫備海軍士官。目擊日本政府內部之腐敗。生平恨之。蓋小生嘗持守世界主義。但求所以表其良心。而於日本人之名譽。視之毫無關係。閣下若能利用之。則小生當謹奉閣下之命。以詳考日本軍事之秘密。而探察內部一切情形。以貢之於閣下。惟閣下採擇焉。若其報酬。則唯閣下之所定。小生敢有異乎。蓋小生但以此爲復仇於現政府之手段。當亦足下之所諒也。

察其情形。或無賴漢之詐稱爲豫備海軍士官者。以此爲詐取黃金於俄國領事之企圖也。

俄廷之現情

綜合各種之報道。昨今俄廷之現情。黨派紛爭。嚙然不靜。主戰派以關東總督府爲中心。而極東委員會理事海軍少將阿巴查氏。爲聖彼得堡之代表者。又有在侍從廳中最受皇帝寵遇之倍索蒲拉。及最有名望於海軍部內之亞列山大太公。與亞列其塞夫相結託。鼓吹主戰論於俄皇之左右。然近時倍索蒲拉與太公脫離政界。

旅行南歐。或原因於內部情形與非戰者相衝突也。蓋俄皇尼古喇非絕對的信用。主戰論者彼熟考俄國之前途彷徨於主戰論非戰論之間無所取決。況微特氏之一派頗以妥協論建言於俄帝。內務大臣蒲列維氏近亦顧慮內治之將來力唱非戰論。他如有力貴族一派之機關紙及有勢力於俄本部中心地方之一大新聞皆極力排斥主戰論。奔走鼓吹於民間。於是尼古喇對於主戰非戰二主義優柔不斷。故對於日本政府之交涉。應答遷延而主戰論者遂得利用此時。整頓軍備。然俄皇終爲之所動搖。其素以協商論相調停之羅笙公使及拉姆斯特羅夫大臣者皆歸於失敗。而戰爭之動機遂爲高氣壓流所活動。波捲於太平洋之間。

商工家之義舉

三菱合資會社社員之有軍籍者。若受召集令。則支給其俸給之全額。且命各社員獻納俸給之二割。以助軍資。又三井合名會社及其他各知名之商工社會。皆有同一之計畫。可敬哉實業家之意氣也。

同盟國英國之艦隊

日俄戰爭記

試表我同盟國英國之東洋艦隊如左。

▲戰鬪艦

賓齊安斯

一二、九五〇噸

速力二八二

阿西安

一二、九五〇噸

同

阿爾卑溫

一二、九五〇噸

同

克羅里

一二、九五〇噸

同

先啓里溫

一〇、五〇〇噸

▲裝甲巡洋艦

克列次哥

一二、〇〇〇噸

速力二二、五

列烏阿散

一四、一〇〇噸

一三、五

▲巡洋艦

因夫阿以得拉

一一、〇〇〇噸

速力二〇、九

夫列來因

九、〇〇〇噸

一一、五

幼克里蒲斯

五六〇〇噸

一九五

他爾波得

五六〇〇噸

一九五

西里阿斯

三六〇〇噸

一九五

窩取斯

二四〇〇噸

一〇〇

阿波克里

一七〇〇噸

一七五

夫雅列斯

一五八〇噸

一六五

英國二軍艦之買入

倫敦新聞之報英政府買入智利軍艦二隻之始末曰。初智利欲以之賣入英國海軍省。而兩艦與英國海軍經畫異其型式。故謝絕之。日本政府亦以同一之理由斥之。其後以極東時局之進行。復開買入之商議。期若干年以年賦還其代價。方在交涉中。乃英國政府從中以一千八百萬圓奪買之。其代價約以二十四時間支付。當此危機一髮。英國政府以果斷與疾速。直以千八百七十五萬圓於一時間內支付了賣買之約。日本爲之快然。同盟國之効力。亦可想見一斑矣。

軍資金獻納

時局瀕危。迫在且夕。戰爭動機。有一發不可遏抑之勢。當斯時也。我國民各以其能力之所及。獻納軍資。近日續有出願者。自各縣知事。日報告於當局。其數已達於六萬有餘。而其他小學校生徒之出願。與其他無特別身分之出願者。亦不鮮也。蓋我國民夙富於敵愾之氣性。一朝有事。則舉國一致。義勇奉公。當日清戰役及北清事變之時。其獻納軍資者。猶不勝數。況今也。與世界惟一之俄國。大啓齟齬。則國民當更高敵愾之氣。其出願巨萬之軍資。獻納。固不足怪。以我國民之一致。揣度戰爭之結局。勝利之歸於我國。可豫測也。且更有神戶清商吳錦堂者。深感此次日本之義舉。遊說於本國人。獻納軍資於我政府。而先自以金二千圓。出獻納書。以助軍資。清國人之對俄國。蓋亦與我有同情矣。

日俄危局十年史

第一章 緒論

茫茫黃海。天地秦檜。彈火無情。戰雲隆起。野蠻俄。極東之牙。當地。自謂金城鐵壁。萬世之業。乃旅順口前。榴彈飛入。仁川灣裏。艦隊潛沈。糾糾一旅。團肅進。大同江畔。風雲黯澹。壓滿韓之海陸。殆皇天授以斧鉞。以誅鋤負惡無極之。道秦。人民憤彼之暴戾。鬼神泣我之壯烈。勝敗之數。瞭然在目。仁義之師。所需無敵。

夫日俄之戰爭也。人道文野之戰爭也。正義無道之戰爭也。奪人之領土。掠人之貨財。姦人之妻女。戮人之無辜。殊忍酷薄。暴慢無禮。悍然自橫。犯人間之罪惡。極世界之惡魔。俄國是也。日本重極東之平和。外務大臣數數協商俄國。而俄非道暴戾。頑然不聽。茲三軍之衆。海戰並進。誅世界之惡魔。去人類之兇毒。豺狼當塗。鯨鯢橫海。維我有衆。邁前無阻。

回顧十年前。日本傷財物。損兵力。略得遼東半島。本戰勝者。當然之權利。而俄突出

聯結德法。強來忠告。以害東洋之和平。斯時也。日本尊重邦交。發遼東附還之詔。十年以來。忍辱嘗膽。蟄伏以至今日。非道暴戾之俄。其種因以害東洋大局也久矣。夫日本還附遼東千里地也。國民皆以爲大恥。多刺腹不欲自生。其經營領取。豈嘗一日忘哉。雖然。國際之信義。毫無所憚。是文明國所不齒。抑今二十世紀中所不許生存之邦國也。豈正義之敵。犯人道之仇。以爲文明之破壞。遼東還附之辱。直一國之私憤耳。其奈爲世界之公憤。何哉。強俄之罪。皆得鳴鼓而攻之。

歲月不居。十年瞬至。嗚呼。極東時局之變革。殆非當日夢想所及矣。隣邦之老大支那國。甲午之警。漠不知痛。浸尋至于戊戌。國政稍有萌芽。而西太后以亡國滅種之手段。推翻新政。自是鴻智之士。屈伏不敢言。而醉生夢死之徒。高據國柄。樂其禍而利其富。於是亞洲大陸。如俎上肉。列強鼓爪。爭起而攘割之。自膠州灣失後。俄遂強據旅順大連灣。惹起威海衛之租借。鐵道縱橫。礦山開鑿。列強劃定勢力範圍。圈不異白國之殖民地。無端而北清團匪。亂起。聯軍之進勦也。俄國遂奄有滿洲。經營永久之領土。後聯軍事結。各國協定以開放門戶保全領土之大義。對付清國。而連

用無形之瓜分。當時英德定議置滿洲爲協商以外之地域。夫美固素提倡開放門戶。保全領土。以重言責者也。先詰問俄國滿洲事。俄以平和克復之後。即時撤兵。答之後。使臣會議於北京。而北清亂定。平和議定書。亦皆起草。獨滿洲尙有馬賊之橫行。遂借口防護鐵道。殊無撤兵意。再鐵道工事日急。修旅順之要塞。設大連之市區。配置軍隊於各要地。永久領有之。經營步武。爲之日進。斯時兩宮播遷西京。俄頗迫媾和全權大臣。請還北京。而提出滿洲撤兵之附帶條件。所謂締結清俄密約是也。日英美三國出交資清廷。清廷知此不容於列國。撤回該密約。逮平和條約調印。清帝回變北京。而俄仍借口鎮定馬賊。滿洲且日增兵焉。

滿洲之事急也。以東亞平和之保障。而有英日之同盟。英日之同盟也。極東問題中。橫一解決之大鐵鏡。固已震撼天地。驚駭列強。日俄對抗之危局。實於此大開序幕。故俄法以此同盟。聲明聯絡之勢。及於極東。繼之德奧意三國同盟。亦爲同一之宣言。而美國參列其間。以保其通商貿易之自由康健。於是極東時局。遂爲世界視綫之集中點。專橫自恣之強俄。自是改其假面。陸續撤退北清駐屯兵。不得已而與清

國締結滿洲撤兵條約。

滿洲撤兵條約。爲日俄危局之最近因第一重要之案件也。俄國如履行條約。必無日俄之衝突點。各國皆得享東洋之和平。乃一千九百二年十月八日（光緒二十八年九月 日）爲該條約規定之第一撤兵期。而俄僅移動駐兵。散居滿韓疆土。毫無撤兵實舉。韓國益陷於疑懼中。且既成之東清鐵道。增大兵備。旅順之要塞。大連之市區。工事日竣。大有永久領有之意。此暴露不可掩者也。

斯時日本主戰論。響應朝野。五千萬人民。戟手怒目。洵洵者一時。而政府猶然守矜持慎重之度。踰年至四月八日（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而第二撤兵期至。俄兵竟如故。北京駐在公使。與清國政府提議七個撤兵附帶條件。欲實收滿洲之領地。日英美三國駐京公使。猛然奮起。阻之。清廷懼動。拒絕俄國之要求。夫俄以爲清國政府爲二十世紀不可名議之大怪物。舉朝上下。與國土爲化分物。庚子而後。爭相媚外。而又貪黷爲懷。恬不知恥。俄遂批卻導。窺出其巧妙之手段。內則通以金融機關。外則取以威壓政策。七項條約。可以無形締結。否則於滿洲將自由行動。以威

脅之。且。方。闖。入。韓。疆。以。森。林。會。社。之。伐。採。爲。口。實。圖。龍。巖。浦。之。占。領。陸。兵。出。沒。於。鴨。綠。江。以。之。迫。脅。韓。廷。使。日。本。疑。懼。不。能。措。

第二期滿洲撤兵期。日本之主戰論。震動亞東之天地。而俄竟欲以威嚇政略。抑制日本之主戰派。置極東大總督於旅順。以亞列其塞夫尸其事。委以海陸軍及外交之。權。視滿洲無異己之領地。此時日本一則警告清廷。一則直接與俄國提議。而俄國公然有日本爲第三國。滿洲無容置喙之回答。日本之提議。所不認也。至於滿洲承認清國之主權。尤不能贊協。於是日俄之危局益迫矣。

扶植清韓。以爲極東平和之保障。日本之主義也。以俄國非道之回答。不滿足。提出抗議。求俄廷之反省。於是俄國威嚇政略。一變爲翻弄政略。自以帝王外交。游說歐洲各國。巴爾幹問題之議定。借與德皇會見。以圖同盟。而德無極東之利害。終不爲所愚弄。且同盟國如法。亦自英阿削達事件以來。久知俄爲不足信賴。且摩洛哥問題。及法暹問題。接迎英國。故自英皇之法京訪問。及法大統領之英京訪問以後。英法之交際益密。至有英法仲裁條約之締結。俄法同盟。亦大失效力。即德國於三國

同盟之意與法。於地中海問題之利害。亦接近英國。隱然有英法意南歐結合之形。德以三國同盟。殊無實際也。方在煩悶中。亦無結託俄國之勇。是俄之帝王外交。一竟未能奏效。不過巴爾幹問題一段落。土國馬羅特尼阿之警察長官。許其採用歐人而已。俄皇之外出也。遷延日本之回答。即以強大滿洲之兵備。增遣極東之艦隊。羽檄旁午。不絕於途。在蠻俄試畫中。日本區區島國。其敢不就我範圍乎。

夫滿洲不承認清國主權。不許日本容喙。又鴨綠江及大同江間之北韓疆土。設置中立地。而俄國須一任彼之計畫。豈日本所甘受哉。故往還協商。以求其反省。乃俄利用德法之新聞紙。唱道極東之平和解決。而欲與日本以好戰爭先破壞之惡名。而日本修戰備。探行動之機宜。而以國際禮讓。發最後之通牒。不得已日俄國交之斷絕。取軍事行動之自由。以達最終之目的。迄今仁川旅順。海戰大捷。國民之氣一振。而傲慢無道之俄。亦知有所警矣。日俄戰爭之局。釀成過去十年間之極東折衝史。大概如此。抑以見此戰爭。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日俄談判。既已破裂。我海陸軍。方以砲火相見於滿韓之土。彼傲然稱雄於宇內之

俄國果何爲哉。夫以我輩爾極東之一島國崛起而爲世界之文明。平和及人道。與問罪之師。固當剝取其假面目。使其實力暴露於世界。而天下後世之對俄國者。不屈於恫喝。不誑於翻弄。以一掃其威嚇之政策焉。以一挫其欺壓之手段焉。故舉跨歐亞兩大陸之世界大帝國。與僻處於極東之一島國。以定其價值者。於此一戰爭。卜之。而使舊式之陰險詭詐權謀術數。不容於文明國。及野蠻時代之殘忍酷薄殺戮掠奪。不見許於二十世紀。以證明於世界者。亦於此一戰爭卜之也。

宣戰之詔勅。闡明帝國之大義。既已炳若日星。爲世界所共知矣。然日俄之干繫。及其衝突之遠因。尤日俄問題之所當研究者。蓋不可不溯源於遼東還附之時。而熟考十年間之日俄折衝史之經過也。日俄戰爭之所以發源於遼東。而卒至破裂者。果何故哉。日清之役。鏖戰於遼東之原野。流血成渠。橫尸如山。費數萬萬之金錢。送數萬人之骨肉。以經略之者。其痛苦今猶未蘇也。今日之戰爭。我國同胞之鬼雄。得無雀躍於九原之下。以呵護我三吏之勇軀健鬪哉。夫世固嘗有以文明時代。但有弱肉強食之戰爭。而無義戰者。其實不然。日清戰爭。與北清戰爭。固皆不失爲帝國

之義戰也。而日俄戰爭者。爲平和而戰。爲文明而戰。爲人道而戰。爲世界公道而戰。更帝國義戰之最大者耳。然則研究十年來之歷史。以明白第一義戰之日清戰役。至此大義戰之關係與其變遷者。乃當今之要務也。茲特略述日俄危局之過去十年史。以貢於世界焉。

第二章 還遼以後朝鮮之日俄關係

第一 朝鮮改革之失敗

日清之役。我國動二十萬之大兵。拋二億萬圓之巨資。流同胞數萬人之血。演一大激劇於遼東荒野者。果何爲哉。曰擁護朝鮮之獨立故也。我邦之以熱誠對付朝鮮也。以爲日本之勢力。得以扶植朝鮮半島。而朝鮮固亦將感我國之義俠。傾心以盡友誼於我國焉。然其事實則全反之。夫朝鮮之以離心力。對於俄國者。毋抑以我因尸日清戰爭之恩惠。而爲朝鮮獨立之扶植干涉過於酷虐。忠告過於嚴厲。以招其惡感情乎。我國既以干涉忠告過度。樹怨於朝鮮。故於日清戰役後。對於朝鮮之外交。終歸於失敗。而俄國外交官遂得乘此機會。以賣恩於朝鮮。

我國對於朝鮮干涉之第一失敗者。井上伯之改革案也。初大島圭介氏之罷朝鮮公使而歸朝也。朝議以有力之人物代之。適後藤象次郎伯欲自進而揮其腕於朝鮮。乃草朝鮮改革案。建言於當路。其要旨不啻移我國之官制於朝鮮。而存彼之舊制。先以懷柔之策。改革地方政治。鎮定地方之人心。及其事已成。乃進而行中央政府之改革。然後朝鮮公使之任不歸於後藤伯。而歸於井上伯。井上伯就任。遂定施政綱領十二條。有先改革中央政府而後及於地方之計畫。蓋欲亟移我國之制度於朝鮮也。然朝鮮政界之樊竇。以宮中府中爲中心。而宮中府中之區別。井上伯未嘗加以考察。雖改革案中有不許王妃干涉政務之條件。而亦幾即削除王妃。依然得容喙政治之權利。夫以井上伯之威望。竟不能憎服一王妃。非我國對於朝鮮改革之大遺憾哉。

井上伯之對於朝鮮也。制度之改革。法律之變更。積弊之矯正。着着進步。內閣各省。皆以日本人爲顧問官。而軍隊亦無不受日本人之訓練者。其趨勢固足以擴充日本之國力。其威望蓋亦足以壓倒閔王妃之一派矣。然其裏面也。閔王妃陰策排日。

之隱謀。廣布羽翼。以示其運動。俄國公使尾巴阿乃乘機而入。與之通謀。以暗植俄國之勢力。然井上伯猶未之知。方縱橫捭闔而揮改革之鋒銳。朴泳孝氏者。明治十七年（光緒十年）來。久流寓漂泊於我邦者也。及日清戰役起。始歸國。以井上伯之推薦。爲內部大臣。而事實上實得總理大臣以上之勢力。朴泳孝既得大權。遂爲日本派之首領。結合黨徒。與閔王妃大起衝突。而井上伯改革之政策。乃臨於危機。既而井上伯去京城。閔王妃之一派。乃大張旗鼓。以與日本派爲難。遂演出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七日之政變。朴孝泳素熱心於井上伯改革之方針。欲使宮中府中之區別。嚴爲限制。而放逐閔王妃於政治界以外。故當井上伯歸朝後。先着手於宮中兵制之改革。欲以日本武官所率之新式兵。代美人所訓練之舊式兵。嚴近衛兵之配置。即以牽制王妃之行動也。乃王妃知其計畫。先發制人。於七月六日深更。召各大臣於王宮。褫朴氏之職。坐以謀反罪。命逮捕之。迅雷疾風。不及掩耳。朴氏遂倉皇遁逃。復王命於日本。政變之報。既達於日本。井上伯以七月十七日復往朝鮮。組織日本派之內閣。以籌

善後事宜。王妃一派。爲之屏息。未幾三浦梧樓子新任朝鮮公使。井上伯之改革政策。遂於此告一段落焉。然井上伯之政策。雖以此終。而其影響之所及。固已演出一大激劇於其後矣。彼王妃殺害之變局。非井上之急激改革。有以激成之手。

第二 十月八日之慘劇

井上伯之去任也。閔妃一派。再得勢力。於舊式兵之外。復交若干之新式兵。充宮中之警護。以爲之爪牙。且欲傾倒日本派之內部。而解散日本士官所訓練之軍隊。十月六日。閔族之首領閔泳駿。自春川入京城。閔王妃之陰謀。旦夕且發。當危機切迫。間不容髮之時。忽然而悲風淒淒。黯雲慘淡。波濤湧起。黃沙亂飛。轟轟然悲鳴怒號。霹靂一聲。震動於半島之間者。王妃之慘戮也。蓋日本派遣之顧問官與金宏集魚允。以下日本派之朝鮮當路者。以禍機之已迫。思有以制其機先。乃商於三浦公使。擁大院君。率訓練兵第二大隊。闖入王官。劍光閃閃。耀於暗殿。王妃之首。遂已墮於白刃之下矣。朝鮮之禍根既除。日本派之勢力。雖一時大振。然此大暴舉。實足以使朝鮮罹驚駭不安之域。而與一大創傷於我國之外交政策。俾中外聞之。必有以

野蠻行動相詰責者。而非日本派者。且得藉口以爲攻擊政府之材料焉。

王妃之變。達於我國。朝野爲之愕然。伊藤內閣遂遣政務局長小村海太郎急往京城。以籌善後之處分策。而免三浦公使官。當時反對於暴舉者。朝鮮顧問官星亨諸氏也。星氏歸國。報告事件之經過。政府乃起井上伯爲特派大使。往朝鮮慰問之。我國之對於朝鮮也。常以公明正大之態度。扶植其獨立。此自兩國關係密接以來。如日法之戰役。內政之改革。及其他交涉之進行。無不以此主義一貫大者。其歷史之純白。因昭然在人耳目間也。然不幸而演此莫人之慘劇。使日韓兩國之純白歷史。蒙一大污點。使我國之對韓政策。受一大頓挫者。豈非可悲可恨之事哉。未完